

摘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七千二百二十七

史部

資治通鑑卷二百四十一 宋 司馬光 撰

胡三省 音註

唐紀五十七

起屠維大淵獻二月盡重光赤奮若六月凡二年有奇

憲宗昭文章武大聖至神孝皇帝下

元和十四年二月李聽襲海州克東海朐山懷仁

等縣

海州治朐山本漢朐縣後人加山字東海漢贛榆縣地後齊置東海縣屬東海郡隋初廢

郡及縣入廣饒縣仁壽元年改廣饒曰東海避太子諱也唐屬海州九域志在州東一十里懷仁縣

梁置南北二青州東魏廢州置義塘郡及懷仁縣
隋廢郡以縣屬海州九域志在州北八十里宋白
曰海州懷仁縣本漢贛榆縣地按漢贛榆今縣東
北三十里贛榆古城是也梁於此置黃郭戍後魏
置義塘郡理黃郭城領義塘歸義懷仁三縣高齊
移義塘郡及懷仁縣並理今密州莒縣界隋開皇
廢郡移懷仁縣理

此今縣理是也

李愬敗平盧兵於沂州拔丞縣

丞漢縣後魏置蘭陵郡隋廢郡為蘭陵縣武德四
年改曰丞縣後屬沂州九域志在州西南一百八
十里宋白曰丞漢舊縣春秋時鄆國也晉置蘭陵
郡理丞城按前此丞縣理在今縣西一里漢丞縣
故城是也隋開皇十六年置鄆州及丞縣尋廢州
及縣仍移蘭陵縣置於廢鄆州故城中唐人改蘭
陵為丞縣縣西北有丞

水敗補邁翻丞時證翻

李師道聞官軍侵逼發民治

鄆州城塹修守備

治直之翻
塹七艷翻

役及婦人民益懼且怨都

知兵馬使劉悟正臣之孫也

劉正臣見二百一十卷
肅宗至德元載

師道

使之將兵萬餘人屯陽穀以拒官軍悟務為寬惠使士

卒人人自便軍中號曰劉父及田弘正度河悟軍無備

戰又數敗

數所
角翻

或謂師道曰劉悟不修軍法專收衆心

恐有他志宜早圖之師道召悟計事欲殺之或諫曰今

官軍四合悟無逆狀用一人言殺之諸將誰肯為用是

自脫其爪牙也師道留悟旬日復遣之厚贈金帛以安

其意悟知之還營陰為之備師道以悟將兵在外署悟

子從諫門下別奏

門下別奏者使副貳牙門下俟別奏補官也唐六典凡諸軍鎮大使三品

已上僉二十五人別奏十人副使僉二十人別奏八人總管三品已上僉十八人別奏六人子總管四品已上僉十一人別奏三人若討擊防禦遊奕使副使僉準品各減三人別奏各減二人總管及子總管僉準品各減二人別奏各減一人若鎮守已下無副使或隸屬大軍鎮者使已下僉奏並四分減一所補僉奏皆令自召以充

從諫與師道諸奴日遊戲頗得其陰謀密疏以白父又有謂師道者曰劉悟終為患不如早除之丙辰師道潛遣二使齎帖授行營兵馬副使張暹令斬悟首獻之勒

遲權領行營時悟方據高丘張幕置酒去營二三里二

使至營密以帖授遲遲素與悟善陽與使者謀曰悟自

使府還

還音旋又如字

頗為備不可忽忽遲請先往白之云司

空遣使存問將士兼有賜物請都頭速歸

軍中稱都將為都頭

同

受傳語

傳語謂師道遣使者所傳言語也

如此則彼不疑乃可圖也使

者然之遲懷帖走詣悟屏人示之

屏必郢翻又甲正翻

悟潛遣人

先執二使殺之時已向暮悟按轡徐行還營坐帳下嚴

兵自衛召諸將厲色謂之曰悟與公等不顧死亡以抗

官軍誠無負於司空今司空信讒言來取悟首悟死諸

公其次矣且天子所欲誅者獨司空一人今軍勢日蹙

吾曹何為隨之族滅欲與諸公卷旗束甲

卷與還入鄆

州奉行天子之命

言奉行詔旨以誅李師道

豈徒免危亡富貴可圖

也諸公以為何如兵馬使趙垂棘立於衆首良父對曰

事果濟否悟應聲罵曰汝與司空合謀邪立斬之徧問

其次有遲疑未言者悉斬之并斬軍中素為衆所惡者

惡鳥路翻凡三十餘尸於帳前餘皆股栗曰惟都頭命願盡

死乃令士卒曰入鄆人賞錢百緡惟不得近軍帑

近其斬翻

帑它朗翻

其使宅及逆黨家財任自掠取

使宅謂節度使所居也

有仇

者報之使士皆飽食執兵夜半聽鼓三聲絕即行人街

救馬縛口遇行人執留之

恐行人遇兵走還城報師道令執留之

人無知

者距城數里天未明悟駐軍使聽城上柝聲絕

天明則柝聲絕

使十人前行宣言劉都頭奉帖追入城

主帥文書下諸將謂之帖

者請俟寫簡白使

古者聯竹為簡策以寫書後世因謂書為簡白使謂白節度使使疏吏翻

十人拔刃擬之皆竄匿悟引大軍繼至城中譟譁動地

比至

比必利
翻及也

子城已洞開惟牙城拒守

凡大城謂之羅城小城謂之子

城又有第三重城以衛節度使居宅謂之牙城

尋縱火斧其門而入牙中兵不

過數百始猶有發弓矢者俄知力不支皆投於地悟勒

兵升聽事使捕索師道

索山
客翻

師道與二子伏廁狀下索

得之

索山
客翻

悟命置牙門外隙地使人謂曰悟奉密詔送

司空歸闕然司空亦何顏復見天子

復扶
又翻

師道猶有幸

生之意其子弘方仰曰事已至此速死為幸尋皆斬之

代宗永泰元年李正已得溜青四世五十四年而滅

自卯至午悟乃命兩都虞候

巡坊市禁掠者即時皆定大集兵民於毬場親乘馬巡
繞慰安之斬贊師道逆謀者二十餘家文武將吏且懼
且喜悟見李公度執手歔歔出賈直言於獄直言被囚見上卷上
年置之幕府悟之自陽穀還兵趨鄆也趨七喻翻潛使人以
其謀告田弘正事成當舉烽相白萬一城中有備不能
入願公引兵為助功成之日皆歸於公悟何敢有之且
使弘正進據已營弘正見烽知得城遣使往賀悟函師
道父子三首遣使送弘正營弘正大喜露布以聞淄青

等十二州皆平弘正初得師道首疑其非真召夏侯澄
使識之澄熟視其面長號隕絕者久之乃抱其首舐其

目中塵垢復慟哭弘正為之改容義而不責

識如字辨
識也號戶

刀翻舐直氏翻復扶又翻為于
偽翻夏侯澄禽見上卷上年

壬戌田弘正捷奏至

乙丑命戶部侍郎楊於陵為淄青宣撫使己巳李師道

首函至自廣德以來垂六十年藩鎮跋扈河南北三十

餘州自除官吏不供貢賦至是盡遵朝廷約束

嗚呼兼
并易也

堅凝之難讀史至此益亦知其所以得鑒上命楊於陵
其所以失則知資治通鑑一書不苟作矣

分李師道地於陵按圖籍視土地遠邇計士馬衆寡校

倉庫虛實分為三道使之適均

於音烏

以鄆曹濮為一道

鄆音運

濮音卜淄青齊登萊為一道兗海沂密為一道上從之

劉悟以初討李師道詔云部將有能殺師道以衆降者

師道官爵悉以與之意謂盡得十二州之地遂補署文

武將佐更易州縣長吏

更工衡翻

謂其下曰軍府之政一切

循舊自今但與諸公抱子弄孫夫復何憂

復扶又翻下復須同

上

欲移悟它鎮恐悟不受代復須用兵密詔田弘正察之

弘正日遣使者詣悟託言修好實觀其所為悟多力好

手搏

好呼到翻

得鄆州三日則教軍中壯士手搏與魏博使

者庭觀之自搖肩攘臂離坐以助其勢

離力智翻坐徂臥翻

弘正

聞之笑曰是聞除改

除改謂除書改授它鎮

登即行矣

言登時即行也

何

能為哉庚午以悟為義成節度使悟聞制下手足失墜

言驚遽失守不知所為

明日遂行弘正已將數道比至城西二里

與悟相見於客亭

客亭驛亭送迎使客之所

即受旌節馳詣滑州辟

李公度李存郭昉賁直言以自隨悟素與李文會善既

得鄆州使召之未至

李文會出登州見上卷上年

聞將移鎮貯存謀

曰文會佞人敗亂淄青一道

敗補邁翻

滅李司空之族萬人

所共讎也不乘此際誅之田相公至務施寬大將何以

雪三齊之憤怨乎

自項羽分齊為三以王田市田都田畋遂有三齊之名後人因而言之

乃詐為悟帖遣使即文會所至取其首以來使者遇文

會於豐齊驛斬之

據梁敬翔編遺錄豐齊驛當在齊州東南三十里宋白曰齊州禹城縣有

漢祝阿故城在豐齊驛東北二里

比還

比必利翻及也還音旋又如字

悟及貯存已去

無所復命矣文會二子一亡去一死於獄家貲悉為人

所掠田宅沒官詔以淄青行營副使張暹為戎州刺史

劉悟奏言其功也

癸酉加田弘正檢校司徒同平章事先是李

師道將敗數月

先悉薦翻

聞風動鳥飛皆疑有變禁鄆人親

識宴聚及道路偶語犯者有刑弘正既入鄆悉除苛禁

縱人遊樂

樂音洛

寒食七晝夜不禁行人

弘正特為此示鄆人以寬大耳

案寒食之說不同初學記曰周禮司烜氏仲春以木鐸脩火禁於國中注云為季春將出火也今寒食準節氣是仲春之末清明是三月之初然則禁火並周制也洪容齋曰先賢傳曰太原舊俗以介子推焚骸一月寒食鄆中記曰并州俗冬至後一百五日為子推斷火冷食三日魏武以太原上黨西河皆沍寒之地令人不得寒

食此注
已見前

或諫曰鄆人久為寇敵今雖平人心未安不可

不備弘正曰今為暴者既除宜施以寬惠若復為嚴察

是以桀易桀也庸何愈焉

愈賢也勝也
復扶又翻

先是賊數遣人

入關截陵戟焚倉場流矢飛書以震駭京師沮撓官軍

事見二百三十九卷十年數
所角翻沮在呂翻撓奴巧翻

有司督察甚嚴潼關吏至

發人囊篋以索之

索山
客翻

然終不能絕及田弘正入鄆閱

李師道簿書有賞殺武元衡人王士元等及賞潼關蒲

津吏卒案乃知鄉者皆吏卒受賂於賊容其姦也

案文
案也

亦謂之案牘史言開津不足
以禁姦乃所以容姦

裴度纂述蔡鄆用兵以來上

之憂勤機略因侍宴獻之請內印出付史官

請自禁中用印而出

付史官

上曰如此似出朕志非所欲也弗許

史言憲宗此事得為君之

體

三月戊子以華州刺史馬摠為鄆曹濮等州節度

使己丑以義成節度使薛平為平盧節度淄青齊登萊

等州觀察使

自是之後淄青專平盧之號而鄆尋賜號天平軍矣

以淄青四面行

營供軍使王遂為沂海兗密等州觀察使

為王遂以嚴酷召亂張本

橫海節度使烏重胤奏河朔藩鎮所以能旅拒朝命

六十餘年者由諸州縣各置鎮將領事收刺史縣令之

權自作威福擲使刺史各得行其職則雖有奸雄如安

史必不能以一州獨反也臣所領德棣景三州已舉牒

各還刺史職事應在州兵並令刺史領之夏四月丙寅

詔諸道節度都團練都防禦經略等使所統支郡兵馬

並令刺史領之自至德以來節度使權重所統諸州各

置鎮兵以大將主之暴橫為患

橫戶孟翻

故重脣論之其後

河北諸鎮惟橫海最為順命由重脣處之得宜故也

史言

反側之地擇帥不可不詳處昌呂翻

辛未工部侍郎同平章事程昇薨

裴度在相位知無不言皇甫鏗之黨陰擠之

擠子細翻又子

西翻

考異曰舊傳曰鏗與宰相李逢吉令狐楚合勢

擠度故出鎮按逢吉時在東川楚在昭義皆不為相今

不取按後昭義當作河陽

丙子詔度以門下侍郎同平章事充河東

節度使皇甫鏗專以培克取媚

培蒲侯翻

人無敢言者獨諫

議大夫武儒衡上疏言之鏗自訴於上上曰卿以儒衡

上疏將報怨邪鏗乃不敢言儒衡元衡之從父弟也

從才

用翻

史館修撰李翱上言

貞觀三年置史館於門下以省有修撰四人掌修國史以

為定禍亂者武功也興太平者文德也今陛下既以武

功定海內若遂革弊事復高祖太宗舊制用忠正而不

疑屏邪佞而不邇

屏必郢翻
又卑正翻

改稅法不督錢而納布帛

自建中初揚炎定兩稅法不
令民輸其土之所產而督錢

絕進獻寬百姓租賦厚邊

兵以制戎狄侵盜數訪問待制官以通塞蔽

數所角翻
塞悉則翻

此六者政之根本太平之所以興也陛下既已能行其

難若何不為其易乎以陛下天資上聖如不惑近習容

悅之辭任骨鯁正直之士與之興大化可不勞而成也

若不以此為事臣恐大功之後逸欲易生

易以鼓翻

進言者

必曰天下既平矣陛下可以高枕自安逸

枕職任翻

如是則

太平未可期矣

秋七月丁丑朔田弘正送殺武元衡

賊王士元等十六人詔仗內京兆府御史臺徧鞠之皆

款服

款誠也言吐誠而伏罪也

京兆尹崔元略以元衡物色詢之則

多異同元略問其故對曰恒鄆同謀遣客刺元衡

恒戶登翻

刺七亦翻

而士元等後期聞恒人事已成遂竊以為已功還

報受賞耳今自度為罪均

度徒洛翻

終不免死故承之上亦

不欲復辨正悉殺之

復扶又翻

戊寅宣武節度使韓弘始入

朝

蔡鄴既平韓弘始入朝

上待之甚厚弘獻馬三千絹五千雜繒

三萬金銀器千

繒慈陵翻

而汴之庫廩尚有錢百餘萬絹絹

百餘萬匹馬七千匹糧三百萬斛

史言韓弘善完聚

已丑羣

臣上尊號曰元和聖文神武法天應道皇帝赦天下

究海沂密觀察使王遂本錢穀吏性狷急無遠識

狷古掾翻

時軍府草創

是年三月分四州置觀察

人情未安遂專以嚴酷為

治治直吏翻所用杖絕大於常行者

唐制凡杖皆長三尺五寸削去節目訊杖大頭

徑三分二釐小頭二分二釐常行杖大頭二分七釐小頭一分七釐笞杖大頭二分小頭一分有半每言

將卒輒曰反虜又盛夏役士卒營府舍督責峻急將卒

憤怨辛卯役卒王弁與其徒四人浴於沂水

沂州治臨沂縣以臨

沂水名之也

密謀作亂曰今服役觸罪亦死奮命立事亦死

死於立事不猶愈乎明日常侍與監軍副使有宴軍將

皆在告直兵多休息

常侍謂王遂也副使謂觀察副使也在告謂休假在私室也直兵直

衛之兵也

吾屬乘此際出其不意取之可以萬全四人皆以

為然約事成推弁為留後壬辰遂方宴飲日過中弁等

五人突入於直房前取弓刀

直房直兵之所舍之室也

徑前射副使

張敦實殺之

射而亦翻

遂與監軍狼狽起走弁執遂數之以

盛暑興役用刑刻暴

數所貝翻

立斬之傳聲勿驚監軍弁即

自稱留後升廳號令與監軍抗禮召集將吏參賀衆莫

敢不從監軍具以狀聞

甲午韓弘又獻絹二十五萬

匹絕三萬匹

絕式支翻

銀器二百七十左右軍中尉各獻錢

萬緡自淮西用兵以來度支鹽鐵及四方爭進奉謂之

助軍賊平又進奉謂之賀禮後又進奉謂之助賞上加

尊號又進奉亦謂之賀禮

史歷言元和進奉之弊

丁酉以河陽

節度使令狐楚為中書侍郎同平章事楚與皇甫鏐同

年進士故鏐引以為相

裴度之視師也令狐楚出翰林今皇甫鏐引而相之亦所以杜

度之再入

朝廷聞沂州軍亂甲辰以棣州刺史曹華為沂

海兗密觀察使

韓弘累表請留京師八月己酉以弘

守司徒兼中書令癸丑以吏部尚書張弘靖同平章事

充宣武節度使弘靖宰相子

弘靖張延賞次子延賞相德宗

少有令聞

少詩照翻聞音問

立朝簡默河東宣武闕帥

帥所類翻

朝廷以其位

望素重使鎮之弘靖承王鶚聚斂之餘韓弘嚴猛之後

王鶚鎮河東韓弘鎮宣武弘兩鎮喜其廉謹寬大故上靖皆承其後斂力贍翻下同

下安之

張弘靖之簡貴施之并汴可也施之幽燕則敗矣

已未田弘正入朝

上待之尤厚 戊辰陳許節度使郝士美薨以庫部員

外郎李渤為弔祭使渤上言臣過渭南聞長源鄉舊四

百戶今纔百餘戶閬鄉縣舊三千戶今纔千戶

閬音旻

其

他州縣大率相似迹其所以然皆由以逃戶稅攤於比

隣攤

他千翻比音毗又毗至翻

致驅迫俱逃此皆聚斂之臣剥下媚

上斂力惟思竭澤不慮無魚呂氏春秋曰竭澤而漁豈不得魚而明年無魚乞

降詔書絕攤逃之弊盡逃戶之產償稅不足者乞免之

計不數年人皆復於農矣執政見而惡之執政謂皇甫

渤遂謝病歸東都 癸酉吐蕃寇慶州慶州隋弘化郡開皇十六年改

為慶州以慶美取其嘉名漢歸德富平縣地舊志京師西北五百七十三里營於方渠 朝

廷議興兵討王弁恐青鄆相扇繼變青鄆與兗海沂密本一鎮也故恐其

相扇而動乃除弁開州刺史遣中使賜以告身中使給之曰

開州計已有人迎候道路留後宜速發弁即日發沂州

導從尚百餘人

從才用翻

入徐州境所在滅之其衆亦稍逃

散遂加以扭械

扭救久翻

乘驢入關九月戊寅腰斬東市先

是三分鄆兵以隸三鎮

此言鄆青沂分為三鎮之初先悉薦翻

及王遂死

朝廷以為師道餘黨凶態未除命曹華引棣州兵赴鎮

以討之沂州將士迎候者華皆以好言撫之使先入城

慰安其餘衆皆不疑華視事三日大饗將士伏甲士千

人於幕下乃集衆而諭之曰天子以鄆人有遷徙之勞

特加優給宜令鄆人處左沂人處右

處昌呂翻下聚處同

既定令

沂人皆出因闔門謂鄆人曰王常侍以天子之命為帥
於此將士何得輒害之語未畢伏者出圍而殺之死者
千二百人無一得脫者門屏間赤霧高丈餘久之方散
兵死之氣凝為赤霧

臣光曰春秋書楚子虔誘蔡侯般殺之于申

見昭十一年般

音班彼列國也孔子猶深貶之惡其誘討也

惡烏路翻

况為

天子而誘匹夫乎王遂以聚斂之才殿新造之邦

多殿

見翻

用苛虐致亂王弁庸夫乘釁竊發

釁隙也

苟沂帥

得人戮之易於犬豕耳

帥所類翻
易以豉翻

何必以天子詔書

為誘人之餌乎且作亂者五人耳乃使曹華設詐屠

千餘人不亦濫乎然則自今士卒孰不猜其將帥將

帥何以令其士卒上下盼盼

盼盼恨視也說文音五計翻孫奭音五禮翻又

普覓翻

如寇讐聚處

處呂昌翻

得間則更相魚肉

間古覓翻
更工衡翻

惟先發者為雄耳禍亂何時而弭哉惜夫憲宗削平

僭亂幾致升平

幾鉅依翻

其美業所以不終由苟徇近功

不敦大信故也

甲辰以田弘正兼侍中魏博節度使如故弘正三表請
留上不許弘正常恐一旦物故魏人猶以故事繼襲故
兄弟子姪皆仕諸朝上皆擢居顯列朱紫盈庭時人榮
之 乙巳上問宰相玄宗之政先理而後亂何也崔羣
對曰玄宗用姚崇宋璟盧懷慎蘇頲韓休張九齡則理
用宇文融李林甫楊國忠則亂故用人得失所繫非輕
人皆以天寶十四年安祿山反為亂之始臣獨以為開
元二十四年罷張九齡相專任李林甫此理亂之所分

也願陛下以開元初為法以天寶末為戒乃社稷無疆

之福皇甫鏘深恨之

皇甫鏘自知以姦諂忝相位故深恨崔羣之言

冬十月

壬戌容管奏安南賊楊清陷都護府

安南都護府治交州

殺都護

李象古及妻子官屬部曲千餘人象古道古之兄也以

貪縱苛刻失衆心清世為蠻酋象古召為牙將清鬱鬱

不得志象古命清將兵三千討黃洞蠻

黃洞蠻即西原蠻其屬黃氏者

謂之黃洞蠻

清因人心怨怒引兵夜還襲府城陷之初蠻賊

黃少卿自貞元以來數反覆

數所角翻

桂管觀察使裴行立

數所角翻唐桂管管桂昭蒙富梧潯

容管經略使陽旻

欲徵幸立功

徵堅堯翻

爭請討之上從之嶺南節度使孔戣

屢諫曰此禽獸耳但可自計利害不足與論是非上不

聽大發江湖兵會容桂二管入討士卒被瘴癘死者不

可勝計

被皮義翻勝音升

安南乘之遂殺都護行立旻竟無功

二管彫弊惟戣所部晏然

嶺南節度雖兼統五管而廣州所管自為巡屬劉昫曰廣

州管韶循岡賀端新康封隴恩春高藤義竇勤等州戣渠龜翻

丙寅以唐州刺史桂仲

武為安南都護赦楊清以為瓊州刺史是歲吐蕃節

度論三摩等將十五萬衆圍鹽州党項亦發兵助之刺

史李文悅竭力拒守凡二十七日吐蕃不能克靈武牙

將史奉敬言於朔方節度使杜叔良請兵三千齎三十

日糧深入吐蕃以解鹽州之圍叔良以二千五百人與

之奉敬行旬餘無聲問朔方人以為俱沒矣

以為與鹽州俱沒

無何

言無何時也

奉敬自它道出吐蕃背吐蕃大驚潰去奉

敬奮擊大破不可勝計

當日奮擊大破之殺獲不可勝計文意乃為明暢

奉敬

與鳳翔將野詩良輔涇原將郝玘皆以勇著名於邊吐

蕃憚之

新舊書皆作史敬奉

柳泌至台州驅吏民采藥歲餘無

所得而懼

泌知台州見上卷上年

舉家逃入山中浙東觀察使捕

送京師皇甫鏘李道古保護之上復使待詔翰林服其

藥日加躁渴

躁則到翻

起居舍人裴潏上言以為除天下之

害者受天下之利同天下之樂者饗天下之福

樂音洛

自

黃帝至於文武享國壽考皆用此道也自去歲以來所

在多薦方士轉相汲引其數浸繁借令天下真有神仙

彼必深潛巖壑惟畏人知凡候伺權貴之門以大言自

街奇技驚衆者

同相吏翻街焚
綃翻伎渠錡翻

皆不軌徇利之人豈可

信其說而餌其藥邪夫藥以愈疾非朝夕常餌之物况

金石酷烈有毒又益以火氣殆非人五藏之所能勝也

藏但浪翻
勝音升

古者君飲藥臣先嘗之

記曲禮
之言

乞令獻藥者

先自餌一年則真偽自可辨矣上怒十一月己亥貶潯

江陵令

初羣臣議上尊號皇甫鎛欲增孝德字中書

侍郎同平章事崔羣曰言聖則孝在其中矣鎛諧羣於

上曰羣於陛下惜孝德二字上怒時鎛給邊軍賜與多

不時得又所給多陳敗

陳舊也

不可服用軍士怨怒流言

欲為亂

流言放言也

李光顏憂懼欲自殺

李光顏時帥邠寧

遣人訴

於上上不信京師恐懼羣具以中外人情上聞

上聞時掌翻

鑄密言于上曰邊賜皆如舊制而人情忽如此者由羣

鼓扇將以賣直歸怨於上也上以為然十二月乙卯以

羣為湖南觀察使於是中外切齒於鑄矣

小人去君子以為自安之

謀不知適所以自危也

中書舍人武儒衡有氣節好直言

好呼到翻

上器之顧待甚渥人皆言且入相令狐楚忌之思有以

沮之者

沮在呂翻

乃薦山南東道節度推官狄兼謩才行

行戶

孟翻癸亥擢兼謩左拾遺內供奉

以資序尚淺未除正官令於左拾遺班內供奉

猶監察御史兼行也

兼謩仁傑之族曾孫也楚自草制辭盛言天

后竊位姦臣擅權賴仁傑保佑中宗克復明辟

事見武后紀

儒衡泣訴於上且言臣曾祖平一在天后朝辭榮終老

平一在武后時畏禍居嵩山修浮屠法累詔不起

上由是薄楚之為人

十五年春正月沂海觀察使曹華請徙理兗州

自沂州徙治兗

州許之

義成節度使劉悟入朝

初左軍中尉吐突

承瓘謀立澧王暉為太子

暉於粉翻

上不許及上寢疾承瓘

謀尚未息太子聞而憂之密遣人問計於司農卿郭釗

釗曰殿下但盡孝謹以俟之勿恤其它釗太子之舅也

釗音昭上服金丹多躁怒左右宦官往往獲罪有死者人

人自危庚子暴崩於中和殿年四十三時人皆言內常侍陳

弘志弒逆

考異曰實錄但云上崩於大明宮之中和殿舊紀曰時帝暴崩皆言內官陳弘志弒逆

史氏諱而不書王守澄傳曰憲宗疾大漸內官陳弘慶等弒逆憲宗英武威德在人內官秘之不敢除討但云藥發暴崩新傳曰守澄與內常侍陳弘志弒帝於中和殿裴廷裕東觀奏記云宣宗追恨光陵商臣之酷郭太

后亦以此暴崩然茲事曖昧終不能測其虛實故但云暴崩

其黨類諱之不取討賊

但云藥發外人莫能明也中尉梁守謙與諸宦官馬進

潭劉承偕韋元素王守澄等共立太子殺吐突承璀及

澧王暉賜左右神策軍士錢人五十緡六軍威遠人三

十緡

按新志左右龍武左右神武左右神策號六軍今神策軍賜錢既厚而復有六軍則明唐中世以後

以左右羽林龍武神武為六軍也威遠別是一軍

左右金吾人十五緡閏月丙

午穆宗即位於太極殿東序是日召翰林學士段文昌

等及兵部郎中薛放駕部員外郎丁公著對於思政殿

以嗣君即位于太極殿東序及下文輟西宮朝臨徵之
中和殿思政殿疑皆在西內實錄言憲宗崩于大明宮
之中和殿放戎之弟薛戎見二百三十五公著蘄州人
則在東內放戎之弟卷德宗貞元十六年

皆太子侍讀也上未聽政放公著常侍禁中參預機密

上欲以為相二人固辭 丁未輟西宮朝臨西宮即西內大行在

殯臣子朝夕臨臨哭也朝集羣臣於月華門外唐東西內皆有

如字音陟遙翻臨力浸翻月華門西內則太極門內之東廂有日華門西廂有月
華門東內則宣政殿東廊有日華門西廊有月華門

貶皇甫鏞為崖州司戶市井皆相賀 上議命相令狐

楚薦御史中丞蕭俛辛亥以俛及段文昌皆為中書侍

郎同平章事楚侁與皇甫鏞皆同年進士上欲誅鏞

以其附吐

突承璀欲立愷王也

侁及宦官救之故得免壬子杖殺柳泌及僧

大通自餘方士皆流嶺表貶左金吾將軍李道古循州

司馬

以其薦柳泌且保護之也

癸丑以薛放為工部侍郎丁公著

為給事中

乙卯尊郭貴妃為皇太后丁卯上與羣

臣皆釋服從吉

用漢文帝遺制也

二月丁丑上御丹鳳門樓

赦天下事畢盛陳倡優雜戲於門內而觀之

倡音昌

丁亥

上幸左神策軍觀手搏雜戲庚寅監察御史楊虞卿上

疏以為陛下宜延對羣臣周徧顧問惠以氣色使進忠

若趨利

趨七喻翻

論政若訴冤如此而不致升平者未之有

也衡山人趙知微亦上疏諫上遊畋無節上雖不能用

亦不罪也

吳分湘南縣置衡山縣唐初屬潭州神龍三年度屬衡州九域志在州東北二百三十里

壬辰廢邕管命容管經略使陽旻兼領之安南都

護桂仲武至安南楊清拒境不納清用刑慘虐其黨離

心仲武遣人說其酋豪

說式芮翻

數月間降者相繼得兵七

千餘人朝廷以仲武為逗遛甲午以桂管觀察使裴行

立為安南都護乙未以太僕卿杜式方為桂管觀察使

丙申貶仲武為安州刺史 丹王逾薨

逾代宗子

吐蕃寇

靈武 憲宗之末回鶻遣合達干來求昏尤切憲宗許

之三月癸卯朔遣合達干歸國 上見夏州觀察判官

柳公權書跡愛之辛酉以公權為右拾遺翰林侍書學

士

使之侍書而已不使任代言之職

上問公權卿書何能如是之善對

曰用筆在心心正則筆正上默然改容知其以筆諫也

公權公綽之弟也 辛未安南將士開城納桂仲武執

楊清斬之裴行立至海門而卒

海門鎮在白州博白縣東南卒子恤翻

復

以仲武為安南都護

吐蕃寇鹽州

初膳部員外郎

元稹為江陵士曹

憲宗元和五年元稹貶江陵士曹事見二百三十八卷

與監軍

崔潭峻善上在東宮聞宮人誦稹歌詩而善之及即位

潭峻歸朝獻稹歌詩百餘篇上問稹安在對曰今為散

郎

郎中謂之正郎員外郎謂之散郎散悉亶翻

夏五月庚戌以稹為祠部郎

中知制誥

唐制中書舍人六人一人知制誥開元初以它官掌詔敕策命謂之兼知制誥朝論

鄙之

朝直遥翻

會同僚食瓜於閣下

中書省曰鳳閣又有紫微閣

有青蠅

集其上中書舍人武儒衡以扇揮之曰適從何來遽集

於此

以蠅喻

同僚皆失色儒衡意氣自若庚申葬神聖

章武孝皇帝于景陵

景陵在同州奉先縣西北二十里金蟻山

廟號憲宗

古者

祖有功而宗有德高之中宗高宗是也西漢以文帝為太宗武帝為世宗宣帝為中宗猶彷彿古意東漢自明帝至桓帝廟號皆稱宗非古也唐十七宗今人所稱者三宗而已

六月以湖南觀察

使崔羣為吏部侍郎召對別殿上曰朕升儲副知卿為

羽翼

事見二百三十八卷憲宗元和七年

對曰先帝之意久屬聖明臣何

力之有

崔羣之對詞氣和而正處送往事居之間當以為法

太后居興慶宮每

朔望上帥百官詣宮上壽

帥讀曰率宮上時掌翻

上性侈所以奉

養太后尤為華靡

淮西既平憲宗之政衰矣况穆宗欲有以加之邪

秋七月

乙巳以鄆曹濮節度為天平軍

鄆音運濮博水翻鄆州古須句國秦為薛郡漢

為東平國隋置鄆州京師東北一千六百九十七里曹州漢濟陰國後魏置西兗州後周改曹州取古國名也京師東北一千四百五十三里濮州漢濟陰郡鄆城縣後魏置濮陽郡隋為濮州京師東北一千五百七十里

門下侍郎同平章事令狐楚坐為山陵使部吏盜官

物又不給工人傭直收其錢十五萬緡為羨餘獻之

羨式

面怨訴盈路丁卯罷為宣歙池觀察使

以史氏所書令狐楚此事言之

則罷相誠是也以宣宗之用令狐絢言之則罷楚為非
矣觀史必有能辨其是非者宣州秦鄣郡地漢為丹陽
郡順帝改為宣城郡隋為宣州京師東南三千五百五
十一里歙州吳新都郡晉改新安郡隋為歙州京師東
南三千六百六十七里池州漢石城縣地梁昭明太子
以其水出魚美改名貴池唐置池州東至宣州三百五
里歙書

八月癸巳發神策兵二千浚魚藻池

魚藻池在魚藻

宮程大昌曰禁池中有山山中建魚藻宮王建宮詞云
魚藻宮中鎖翠娥先皇幸處不曾過而今池底休鋪錦
菱葉雞頭漸漸多先皇謂德宗也自東

戊戌以御史

中丞崔植為中書侍郎同平章事 己亥再貶令狐楚

衡州刺史 上甫過公除

遵漢制三十七日釋服謂之公除按此時以二十七日公

除下所謂
易月也
即事遊畋聲色賜與無節九月欲以重陽大

宴
九月九日謂之重陽九陽數也故云貞元五年詔以
二月一日三月三日九月九日為三令節任文武百

寮選勝地
拾遺李珣帥其同僚上疏曰伏以元朔未改
追賞為樂

珣古岳翻元朔未改謂未踰年
也春秋書元年春王正月即位園陵尚新雖陛下就易

月之期俯從人欲而禮經著三年之制猶服心喪
除謂公

服為天下也而三年之
慕內切於心不可變也
遵同軌之會始離京
左傳天子七月而葬

同軌畢至
告遠夷之使未復命
唐制國有大喪遣使宣
遺詔於四夷謂之告哀

離力智翻
使過密施禁蓋為齊人
書舜典曰三載四海過密八音
孔安國注過絕也密靜也齊人

猶言齊民
為于偽翻

合樂後庭事將未可上不聽 戊午加邠寧

節度使李光顏武寧節度使李勣並同平章事 冬十月

王承宗薨其下祕不發喪子知感知信皆在朝

憲宗元和十三年王

承宗以二子為質
於朝事見上卷

諸將欲取帥於屬內諸州

帥所類
翻下同

參

謀崔燧以承宗祖母涼國夫人命告諭諸將及親兵

涼國

夫人蓋王
武俊之妻

立承宗之弟觀察支使承元承元時年二十

考異曰舊傳作年十八按承元太和七年
卒年三十三則於今年二十矣今從實錄

將士拜之

承元不受泣且拜諸將固請不已承元曰天子遣中使

監軍有事當與之議及監軍至亦勸之承元曰諸公未

忘先德不以承元年少

少詩照翻

欲使之攝軍務承元請盡

節以遵忠烈之志

王武俊封清河郡王謚忠烈

諸公肯從之乎衆許

諾承元乃視事於都將聽事

聽讀曰廳都將聽事都知兵馬使之聽事也

令

左右不得謂已為留後委事於參佐密表請朝廷除帥

庚辰監軍奏承宗疾亟弟承元權知留後并以承元表

聞党項復引吐蕃寇涇州

復扶人翻

連營五十里辛巳

遣起居舍人柏耆詣鎮州宣慰

是年改恒州為鎮州避上名也

壬午

羣臣入閣

歐陽脩曰唐故事天子日御殿見羣臣曰常參朔望薦食諸陵寢有思慕之心不能臨前

殿則御便殿見羣臣曰入閣宣政前殿也謂之衙衙有仗紫宸便殿也謂之閣其不御前殿而御紫宸也乃自正衙喚仗由閣門而入百官俟朝於衙者因隨而入見故謂之入閣程大昌曰宣政之左有東上閣宣政之右有西上閣二閣在殿左右而入閣者由之而入也西內太極宮兩儀殿左右有東西閣門而兩廊下有日華月華門其曰閣者即內殿也非真有閣也又曰西內太極殿北有兩儀殿即常日視朝之所太極殿兩廡有東西二上閣則是兩閣皆有門可入已又可轉北而入兩儀按程大昌言西內二閣門後說較為明白而宣政殿入

閣則東內也

諫議大夫鄭覃崔郾等五人進言陛下宴樂過

多

郾音偃

樂音洛畋遊無度今胡寇壓境

謂吐蕃

忽有急奏不

知乘輿所在

乘繩證翻

又晨夕與倡優狎暱

倡音昌暱尼質翻

賜與

過厚夫金帛皆百姓膏血非有功不可與雖內藏有餘

藏徂浪翻願陛下愛之萬一四方有事不復使有司重斂百

姓復扶又翻斂力贍翻

時久無間中論事者

入閤諫官論事太宗之制也

上始

甚訝之

訝驚疑也

謂宰相曰此輩何人對曰諫官上乃使人

慰勞之

勞力到翻

曰當依卿言宰相皆賀然實不能用也

考

異曰舊崔郾傳曰上即位荒於禽酒坐朝常晚郾與同列鄭覃等延英切諫上甚嘉之畋遊稍簡杜牧郾行狀曰穆宗皇帝春秋富盛稍以畋游聲色為事公晨朝正殿揮同列進而言曰十一聖之功德四海之大萬國之

衆之治之亂懸於陛下自山已東百城千里昨日得之
今日失之西望戎壘距宗廟十舍百姓憔悴蓄積無有
願陛下稍親政事天下幸甚誠至氣直天子為之動容
斂袖慰而謝之按是時未失山東杜牧直取穆宗時事
文飾以為廊諫辭耳新傳承而鄭珣瑜
用之皆誤也今從實錄舊傳永貞問
相為

上嘗謂給事中丁公著曰聞外間人多宴樂

樂音洛

此乃時和人安足用為慰公著對曰此非佳事恐漸勞

聖慮上曰何故對曰自天寶以來公卿大夫競為遊宴

沈酣晝夜優雜子女

沈持林翻樂記優雜子女鄭注曰
優或為優孔穎達曰優雜謂獼猴

也言舞戲之時狀如獼猴
問雜男子婦人無別也

不愧左右如此不已則百職

皆廢陛下能無獨憂勞乎願少加禁止乃天下之福也

考異曰實錄明年二月景子觀神策雜伎因云上嘗召公著問云云舊紀遂云其日上歡甚顧公著云云此誤也今因單等諫荒事言之 癸未涇州奏吐蕃進營距州三十里

告急救以右軍中尉梁守謙為左右神策京西北行

營都監將兵四千人并發八鎮全軍救之

左右神策軍分屯近畿凡

八鎮長武興平好時普聞郃陽良原定平奉天也宋白所記與此稍異

賜將士裝錢二萬

繕以郅王府長史邵同為太府少卿兼御史中丞充荅

吐蕃請和好使

郅王經順宗子也將即亮翻繕彌中翻郅音談長知兩翻少始照翻好呼到翻

使疏初祕書少監田洎入吐蕃為弔祭使按新書吐蕃傳帝即位遣

田洎往告哀則以洎為告哀使非弔祭使吐蕃請與唐盟於長武城下洎恐

吐蕃留之不得還唯阿而已還音旋唯于癸翻老子曰唯之與阿相去幾何既

而吐蕃為党項所引入寇因以為辭曰田洎許我將兵

赴盟於是貶洎柳州司戶党底朗翻洎其冀翻將即亮翻又音如字柳丑林翻

成德軍始奏王承宗薨乙酉徙田弘正為成德節度使

以王承元為義成節度使劉悟為昭義節度李愬為魏

博節度使田弘正自魏博徙成德劉悟自義成徙昭義李愬初自武寧徙昭義尋改魏博又以

左金吾將軍田布為河陽節度使 渭州刺史郝玘數

出兵襲吐蕃營所殺甚衆

元和四年以原州之平涼縣置行渭州數所角翻

李

光顏發邠寧兵救涇州

考異曰舊傳光顏救涇州事在十四年今從實錄

邠寧

兵以神策受賞厚皆愠曰人給五十緡而不識戰鬪者

彼何人邪

謂上即位之賞也愠於問翻

常額衣資不得而前冒白刃

者此何人邪洶洶不可止光顏親為開陳大義以諭之

為于偽翻

言與涕俱然後軍士感悅而行將至涇州吐蕃懼

而退丙戌罷神策行營

罷梁守謙之軍也

西川奏吐蕃寇雅州

辛卯鹽州奏吐蕃營於烏白池

鹽州五原縣有烏白池唐時鹽州元管四池烏

池白池尾窰池細項池青白鹽池在鹽州北

尋亦皆退

十一月癸卯遣諫

議大夫鄭覃詣鎮州宣慰賜錢一百萬緡以賞將士王

承元既請朝命諸將及鄰道爭以故事勸之承元皆不

聽及移鎮義成將士誼譁不受命承元與柏耆召諸將

以詔旨諭之諸將號哭不從

號戶刀翻

承元出家財以散之

擇其有勞者擢之謂曰諸公以先代之故不欲承元去

此意甚厚然使承元違天子之詔其罪大矣昔李師道

之未敗也朝廷嘗赦其罪師道欲行諸將固留之其後

殺師道者亦諸將也

事見上卷元和十三年十四年

諸將勿使承元為

師道則幸矣因涕泣不自勝且拜之

勝音升

大將李寂等

十餘人固留承元承元斬以徇軍中乃定丁未承元赴

滑州

考異曰舊承元傳曰承元與柏耆名諸將於館驛諭之斬李寂等軍中始定舊鄭覃傳曰王承元

移授鄭滑鎮之三軍留承元不能赴鎮承元乞重臣宣諭乃以覃為宣諭使初鎮卒辭語不遜覃至宣詔諭以

大義軍人釋然聽命按實錄辛亥田弘正奏今月九日王承元領兵二千人赴滑州計覃於時猶未能到鎮州

作傳者推以為覃功耳今從承元傳將吏或以鎮州器用財貨行承元悉

命留之 上將幸華清宮戊午宰相率兩省供奉官詣

延英門

兩省以中書門下言也兩省官自左右常侍以下至遺補起居郎舍人皆供奉官也延英門延

英殿門

三上表切諫且言如此臣輩當扈從

從才用翻下同

求面

對皆不聽諫官伏門下

門下謂延英門下

至暮乃退已未未明

上自複道出城幸華清宮

自複道至興慶宮因而出城不欲出皇城使百官知之而

扈從也

獨公主駙馬中尉神策六軍使帥禁兵千餘人扈

從晡時還宮

帥讀日率

十二月己巳朔鹽州奏吐蕃千餘

人圍烏白池

庚辰西川奏南詔二萬人入界請討吐

蕃 癸未容管奏破黃少卿萬餘衆拔營柵三十六時

少卿父未平國子祭酒韓愈上言臣去年貶嶺外

謂貶潮州

也熟知黃家賊事其賊無城郭可居依山傍險

傍蒲自浪翻

稱洞主尋常亦各營生急則屯聚相保比緣邕管經略

使

比毗至翻

多不得人德既不能綏懷威又不能臨制侵欺

虜縛以致怨恨遂攻劫州縣侵暴平人或復私讐或貪

小利或聚或散終亦不能為事

言不能為大事也

近者征討本

起裴行立陽旻

事見上十四年

此兩人者本無遠慮深謀意在

邀功求賞亦緣見賊未屯聚之時將謂單弱爭獻謀計
自用兵以來已經二年前後所奏殺獲計不下二萬餘
人儻皆非虛賊已尋盡至今賊猶依舊足明欺罔朝廷
邕容兩管經此凋弊殺傷疾疫十室九空如此不已臣
恐嶺南一道未有寧息之時自南討已來賊徒亦甚傷
損察其情理厭苦必深賊所處荒僻處昌呂翻假如盡殺其
人盡得其地在於國計不為有益若因改元大慶謂即位踰
年改元大赦其罪戾遣使宣諭必望風降伏仍為選擇
赦天下

有威信者為經略使

降戶江翻仍為于偽翻

苟處置得宜

處昌呂翻

自

然永無侵叛之事上不能用

穆宗睿聖文惠孝皇帝上

諱恒憲宗第三子

長慶元年春正月辛丑上祀圓丘赦天下改元河北諸

道各令均定兩稅

以河北諸鎮各奉圖請吏輸賦稅故令均定之

門下侍郎

同平章事蕭俛介潔疾惡為相重惜官職少所引拔

俛音

免少詩

西川節度使王播大修貢奉且以賂結宦官求

為相段文昌復左右之

復扶又翻左音佐右音佑

詔徵播詣京師俛

屢於延英力爭言播纖邪物論沸騰不可以汚台司

汚烏

故翻
浣也

上不聽俛遂辭位已未播至京師壬戌俛罷為右

僕射俛固辭僕射二月癸酉改吏部尚書 盧龍節度

使劉總既殺其父兄

事見二百三十八卷憲宗元和五年

心常自疑數見

父兄為崇

數所角翻
崇雖遂翻

常於府舍飯僧數百

飯扶
晚翻

使晝夜

為佛事每視事退則處其中或處他室則驚悸不敢寐

處昌呂翻
悸其季翻

晚年恐懼尤甚亦見河南北皆從化已卯奏

乞弃官為僧

考異曰舊溫造傳曰長慶元年奉使河
朔稱旨遷殿中待御史既而幽州劉總請

以所部九州聽朝旨穆宗選可使者或薦造乃拜起居
舍人充太原幽州鎮州宣諭使造初至范陽劉總具橐
鞬郊迎乃宣聖旨示以禍福總俯伏流汗若兵加於頸
矣及造使還總遂移家入覲按實錄長慶元年正月乙
巳以造為太原鎮州等道宣慰使二月巳卯劉總奏乞
為僧計造奉使尚未還三月癸亥總巳卒八月丁亥以
殿中侍御史溫造為起居舍人充鎮州四面諸軍宣慰
使造前以京兆司錄宣慰兩河衆推其材故有是命舊
傳誤也 仍乞賜錢百萬緡以賞將士 上面諭西川節度

使王播令歸鎮播累表乞留京師會中書侍郎同平章
事段文昌請退壬申以文昌同平章事充西川節度使
以翰林學士杜元穎為戶部侍郎同平章事以播為刑

部尚書充鹽鐵轉運使元穎淹之六世孫也

杜淹太宗朝為相

回鶻保義可汗卒 三月癸丑以劉總兼侍中充天

平節度使以宣武節度使張弘靖為盧龍節度使 乙

卯以權知京兆尹盧士玫為瀛莫觀察使

玫莫杯翻

丁巳詔

劉總兄弟子姪皆除官大將僚佐亦宜超擢百姓給復

一年

復方目翻

軍士賜錢一百萬緡

戊午立皇弟憬為鄜

王悅為瓊王惇為沔王懌為婺王愔為茂王怡為光王

協為淄王憺為衢王惋為澶王

憬居永翻惇渠營翻愔挹淫翻憺徒覽翻又徒

溫翻悅鳥貫
翻澶時連翻

皇子湛為景王涵為江王湊為漳王溶為

安王瀍為潁王

劉總奏懇乞為僧且以其私第為佛

寺詔賜總名大覺寺名報恩遣中使以紫僧服及天平

節鉞侍中告身并賜之惟其所擇詔未至總已削髮為

僧將士欲遮留之總殺其唱帥者十餘人

遮留者遮道而留行唱帥

者作唱以率
衆帥讀曰率

夜以印節授留後張玘遁去

張玘與總同謀殺其父兄

也及明軍中始知之玘奏總不知所在

總考異曰新傳以節付張臯

臯玘之兄為涿州刺史總之妻父也按實錄幽州留後張玘奏總以剃髮為僧不知所在然則不以節付臯也

癸亥卒于定州之境

德宗貞元元年劉惔得幽州三世三十六年而滅

翰林

學士李德裕吉甫之子也以中書舍人李宗閔嘗對策

譏切其父恨之

譏切事見二百三十七卷憲宗元和三年

宗閔又與翰林學

士元稹爭進取有隙右補闕楊汝士與禮部侍郎錢徽

掌貢舉西川節度使段文昌翰林學士李紳各以書屬

所善進士於徽及勝出文昌紳所屬皆不預

屬之欲翻下屬書同

勝者書取中進士姓名而揭示之

及第者

取中進士謂之及第言其文學及等第也

鄭朗輩

之弟裴謨度之子蘇策宗閔之壻楊殷士汝士之弟也

文昌言於上曰今歲禮部殊不公

殊絕也

所取進士皆子

弟無藝

言皆公卿子弟無藝能也

以關節得之

唐人謂相屬請為關節此語至今猶然

上以問諸學士德裕稹紳皆曰誠如文昌言上乃命中

書舍人王起等覆試

覆審也再引試取中進士以審其實才曰覆試

夏四月丁

丑詔黜朗等十人

考異曰鄭覃傳曰朗長慶元年登進士甲科此蓋言其始者登科耳

貶徽江州刺史宗閔劔州刺史汝士開江令

江州京師東南二千

九百四十八里劔州京師南一千六百六十二里開江漢胸肥縣地梁置漢豐縣西魏改曰永寧縣隋改曰盛

山唐代宗廣德元年改曰開江帶開州

或勸徽奏文昌紳屬書上必悟徽

曰苟無愧心得喪一致

喪息浪翻

奈何奏人私書豈士君子

所為邪取而焚之時人多之紳敬玄之曾孫

李敬玄高宗朝為相

起播之弟也自是德裕宗閔各分朋黨更相傾軋垂四

十年

更工衡翻

丙戌冊回鶻嗣君為登囉羽錄沒密施句

主毗伽崇德可汗

按通鑑例回鶻新可汗未嘗書嗣君唐會要曰冊回鶻可汗為君登里囉

羽錄密施句主毗伽崇德可汗囉魯何翻

五月丙申朔回鶻遣都督宰相

等五百餘人來逆公主

士子監鐵使王播奏約推茶

額每百錢加稅五十右拾遺李珣等上疏以為推茶近

起貞元多事之際

見二百三十四卷
德宗貞元九年

今天下無虞所宜

寬橫斂之目

橫戶孟翻
斂力瞻翻

而更增之百姓何時當得息肩

不從

丙辰建王恪薨

恪上之弟也

癸亥以太和長公主

嫁回鶻公主上之妹也吐蕃聞唐與回鶻婚六月辛未

寇青塞堡

新書吐蕃傳
作清塞堡

鹽州刺史李文悅擊却之戊寅

回鶻奏以萬騎出北庭萬騎出安西拒吐蕃以迎公主

初劉總奏分所屬為三道以幽涿營為一道請除張

弘靖為節度使平蒯為一道請除平盧節度使薛

平為節度使瀛莫為一道請除權知京兆尹盧士玫為

觀察使

釋名曰幽州在北幽昧之地故曰幽西南至涿州一百二十里營州以營室分為名幽承接壤

營州治柳城道里絕遠劉總奏以為一道必有說平州

西至薊州二百里薊州西北至檀州二百里檀州

西至薊州二百五十里瀛州北

至莫州一百一十里玫莫回翻弘靖先在河東以寬簡

得衆

弘靖鎮河東見二百三十九卷憲宗元和十一年

總與之鄰境

幽并二鎮接壤

聞

其風望以燕人桀驁日久燕於賢翻故舉弘靖自代以安輯

之平嵩之子

薛嵩從史思明為將代宗初來降

知河朔風俗而盡誠於

國故舉之士玫則總妻族之親也總又盡擇麾下伉健

難制者都知兵馬使朱克融等送之京師

仇口浪翻無所卑屈曰仇

乞加獎拔使燕人有慕羨朝廷祿位之志又獻征馬萬

五千匹

征馬戰馬也

然後削髮委去

委弃也

克融滔之孫也

朱滔

畔換於德宗之時

是時上方酣宴不留意天下之務崔植杜元

穎無遠略不知安危大體苟欲崇重弘靖惟割瀛莫二

州以士玫領之自餘皆統於弘靖朱克融等又羈旅京

師至假勾衣食日詣中書求官植元穎不之省

勾居大翻乞也

省悉景翻察也

及除弘靖幽州勒克融輩歸本軍驅使克融輩

皆憤怨先是河北節度使皆親冒寒暑與士卒均勞逸

先悉薦翹

及弘靖至雍容驕貴肩輿於萬衆之中燕人訝之

訝者見之而驚疑也燕於賢翹下同

弘靖莊默自尊涉旬乃一出坐決事

賓客將吏罕得聞其言情意不接政事多委之幕僚而

所辟判官韋雍輩多年少輕薄之士嗜酒豪縱出入傳

呼甚盛或夜歸燭火滿街皆燕人所不習也詔以錢百

萬緡賜將士弘靖留其二十萬緡充軍府雜用雍輩復

裁刻軍士糧賜

復扶入翹

繩之以法數以反虜詬責吏卒

數所

角翻詬許候謂軍士曰今天下太平汝曹能挽兩石弓
翻又古候翻

不若識一丁字由是軍中人人怨怒

撫柔荒獷宣流德化適其俗修其政

者易為功駭之以其所未嘗見
懼之以其所未嘗聞解不速禍

資治通鑑卷二百四十一

謹案卷二百四十第二十九頁後八行會稽南部
都尉理所刊本南訛東據漢書地理志及元和
郡縣志改

卷二百四十一第一頁前八行仁壽元年刊本仁
上衍隋字今刪

第一頁後二行本漢贛榆縣地刊本榆訛餘據漢
書地理志後漢書郡國志改

第一頁後三行領義塘歸義懷仁三縣刊本塘訛

唐據魏書地形志改

第二頁後四行若討擊防禦遊奕使副使刊本副
下脫使字據唐六典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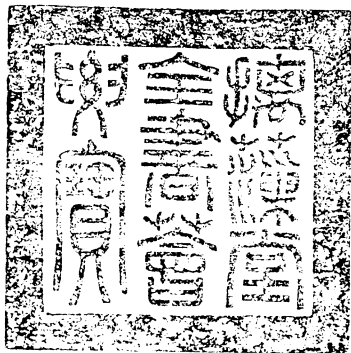
第七頁後六行仲春以木鐸脩火刊本脩訛狗據
周禮改

第二十二頁後七行以它官掌詔敕策命刊本策
訛未據新唐書百官志改

第二十三頁後五行漢濟陰郡鄆城縣刊本濟陰

郡訛東郡據漢書地理志及元和郡縣志改





總校官庶吉士臣侍朝

校對官檢討臣龔大萬

謄錄監生臣南光普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史部

資治通鑑卷二百四十三

詳校官編修臣汪鏞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七千二百二十八

史部

資治通鑑卷二百四十二 宋 司馬光 撰

胡三省 音註



唐紀五十八

起重光赤奮若七月盡玄
貳攝提格凡一年有奇

穆宗睿聖文惠孝皇帝中

長慶元年秋七月甲辰韋雍出逢小將策馬衝其
前導雍命曳下欲於街中杖之河朔軍士不貫受

杖不服

韋雍欲以柳公綽治京兆之體治幽燕然
公綽行之則可肅清輦轂韋雍行之則召

禍興戎所居之地
不同也貫讀曰慣

雍以白弘靖弘靖命軍虞候繫

治之

治直翻

是夕士卒連營呼譟作亂將校不能制

遂入府舍掠弘靖貨財婦女囚弘靖於薊門館

薊門

館幽州

驛館也殺幕僚韋雍張宗元

考異曰舊傳作宗厚今從實錄

崔

仲卿鄭墳

墳許元翻

都虞候劉操押牙張抱元明日軍

士稍稍自悔悉詣館謝弘靖請改心事之凡三請

弘靖不應軍士乃相謂曰相公無言是不赦吾曹

軍中豈可一日無帥乃相與迎舊將朱洄奉以為留

後師所類翻洄克融之父也時以疾廢臥家自辭老病

將即亮翻

請使克融為之衆從之

或問當亂軍相率詣館謝弘靖之時弘靖若能以任迪簡行於

中山者行之可以弭亂乎曰否迪簡能與其下同甘苦弘靖驕貴簡默弘靖婦女為兵所掠僚佐為兵所殺使燕人果能改心以事弘靖亦徒建節帥空名於悍將兇卒之上耳悍兇憑陵無所不至祇重辱而已衆以

判官張徹長者不殺徹罵曰汝何敢反行且族滅衆共

殺之

考異曰實錄徹到職纔數日軍人不之殺與弘靖同館處之後數日軍人恐徹與弘靖為謀將移

之它所徹自疑就戮因抗聲大罵復遇害舊傳曰續有張徹者自遠使迴軍人以其無過不欲加害將引置館中徹不知其心遂索弘靖所在大罵軍人亦為亂兵所殺韓愈徹墓誌曰徹累官至范陽府監察御史長慶二

年今牛宰相為中丞奏君為御史其府惜不敗留遣之而密奏臣始至孤怯須彊佐乃濟發半道有詔以君還之至數日軍亂怨其府從事盡殺之而因其帥且相約張御史長者無庸殺置之帥所居月餘聞有中貴人自京師至君謂其帥公無負此土人上使至可因請見自辯幸得脫免歸即推門求出守者以告其魁魁與其徒皆駭曰張御史忠義必為其帥告此餘人不如遷之別館即以衆出君君出門罵衆曰汝何敢反前日吳元濟斬東市昨日李師道斬於軍中同惡者父母妻子皆屠死肉餒狗鼠鴟鵂汝何敢反行且罵衆畏惡其言不忍聞且虞生變即擊君以死君抵死不絕罵衆皆曰義士義士或收瘞之以俟據舊傳徹以弘靖囚時被殺實錄云後數日墓誌云居月餘三書各不同按此月丁巳弘靖已貶官月餘則離幽州今從實錄參以墓誌余謂韓愈墓誌能紀張徹所以罵賊之言實錄及舊傳能原張徹所以罵賊之心若其月日則考異已有所去取

矣

壬子羣臣上尊號曰文武孝德皇帝赦天下 甲

寅幽州監軍奏軍亂丁巳貶張弘靖為賓客分司

貶為太子

賓客分司

已未再貶吉州刺史

考異曰舊傳貶撫州刺史按明年乃改撫州

東都也

今從實錄庚申以昭義節度使劉悟為盧龍節度使悟以朱

克融方彊奏請且授克融節鉞徐圖之乃復以悟為昭

義節度使

辛酉太和公主發長安

初田弘正受詔

鎮成德自以从與鎮人戰有父兄之仇

憲宗之世田弘正兩出兵攻鎮

冀

乃以魏兵二千從赴鎮因留以自衛奏請度支供其

糧賜舊制諸鎮兵出境度支給其衣糧

戶部侍郎判度支崔倭性剛褊

無遠慮

倭力曾翻

以為魏鎮各自有兵恐開事例不肯給弘

正四上表不報不得已遣魏兵歸

考異曰舊弘正傳七月歸卒於魏州王

庭湊傳云六月魏兵還鎮崔倭傳曰遣魏卒還鎮不數日而鎮州亂今從之

倭沔之孫也

崔沔

開元初名臣

弘正厚於骨肉兄弟子姪在兩都者數十人競

為侈靡

弘正兄弟子姪皆仕於朝分居東西兩都

日費約二十萬弘正輦魏

鎮之貨以供之相屬於道

屬之欲翻

河北將士頗不平詔以

錢百萬緡賜成德軍度支輦運不時至軍士益不悅都

知兵馬使王庭湊本回鶻阿布思之種也

庭湊曾祖五哥之驍果善

闡王武俊養以為子故冒姓王氏阿

布思者天寶中以反誅種章勇翻性果悍陰狡

悍下罕翻

又戾

潛謀作亂每挾其細故以激怒之

挾一決翻挑也

尚以魏

兵故不敢發及魏兵去壬戌夜庭湊結牙兵謀於府署

殺弘正及僚佐元從將吏并家屬三百餘人

從才用翻下再從同

庭湊自稱留後逼監軍宋惟澄奏求節鉞八月癸巳惟

澄以聞朝廷震駭崔倭於崔植為再從兄故時人莫敢

言其罪初朝廷易置魏鎮帥臣左金吾將軍楊元卿上

言以為非便又詣宰相深陳利害及鎮州亂上賜元卿

白玉帶辛未以元卿為涇原節度使

揚元卿以言驗受賞然無救於鎮州

之亂者古之明君不徒賞言者而已其言可行必先從而行之瀛莫將士家屬多在幽

州壬申莫州都虞候張良佐潛引朱克融兵入城刺史

吳暉不知所在

莫州北接幽薊故先陷

癸酉王庭湊遣人殺冀州

刺史王進岌分兵據其州魏博節度使李愬聞田弘正

遇害素服令將士曰魏人所以得通聖化至今安寧富

樂者

樂音洛

田公之力也今鎮人不道輒敢害之是輕魏

以為無人也諸君受田公恩宜如何報之衆皆慟哭深

州刺史牛元翼成德良將也愬使以寶劍玉帶遺之

遺唯

季曰昔吾先人以此劍立大勲

謂平朱泚也

吾又以之平蔡

州今以授公努力翦庭湊元翼以劍帶徇于軍報曰願

盡死愬將出兵會疾作不果元翼趙州人也乙亥起復

前涇原節度使田布為魏博節度使令乘驛之鎮布固

辭不獲與妻子賓客訣曰吾不還矣悉屏去旌節導從

而行

屏必郢翻又卑正翻從才用翻

未至魏州三十里被髮徒跣號哭

而入居于聖室

被皮義翻號戶乃翻聖過各翻白埴也按問傳父母之喪居倚廬齊衰之喪居

聖室孔穎達正義曰斬衰居倚廬齊衰居聖室論其正耳亦有斬衰不居倚廬者則雜記云大夫居倚廬士居聖室是士服斬衰而居聖室田布父為鎮人所殺寢苦枕戈之時也今居聖室蓋用士禮也

月俸千

緡一無所取賣舊產得錢十餘萬緡皆以頒士卒舊將

老者兄事之

以田布所為宜可以得魏卒之心而卒不濟者人心已搖而布之威略不振也

丙

子瀛州軍亂執觀察使盧士攻及監軍僚佐送幽州囚

於客館王庭湊遣其將王立攻深州不克丁丑詔魏博

橫海昭義河東義武諸軍各出兵臨成德之境若王庭

湊執迷不復宜即進討成德大將王儉等五人謀殺王

庭湊事泄并部兵三千人皆死己卯以深州刺史牛元

翼為深冀節度使

深州南至冀州八十五里

丁亥以殿中侍御史溫

造為起居舍人充鎮州四面諸軍宣慰使歷澤潞河東

魏博橫海深冀易定等道諭以軍期造大雅之五世孫

也

高祖起兵溫大雅掌書翰

己丑以裴度為幽鎮兩道招撫使癸巳

王庭湊引幽州兵圍深州 九月乙巳相州軍亂殺刺

史邢漣

漣音楚

吐蕃遣其禮部尚書論訥羅來求盟庚

戌以大理卿劉元鼎為吐蕃會盟使 壬子朱克融焚

掠易州涑水遂城滿城

涑水漢涿郡道縣地隋開皇元
年以范陽為道更置范陽縣於

此地六年改范陽曰固安八年廢十年又置永陽縣十
八年又改為涑水周官職方其浸涑易蓋因涑水以名

縣也涑音來遂城漢北新城縣地屬中山國後魏置南
營州於其地置五郡十都後省併為昌黎一郡領永樂

新昌二縣隋廢郡因舊有武遂縣置遂城縣唐屬易州
宋以遂城縣置威虜軍金以縣置遂州以滿城縣屬保

州

自定兩稅以來

定兩稅見二百二十
六卷德宗建中元年

錢日重物日

輕民所輸三倍其初詔百官議革其弊戶部尚書楊於

陵以為錢者所以權百貨貿遷有無所宜流散

貿音茂
流散謂

錢流布於天下

不應蓄聚今稅百姓錢藏之公府又開元中天

下鑄錢七十餘爐歲入百萬

新志云天寶末天下鑪九十九絳州三十楊潤宣鄂

蔚皆十益柳皆五洋州三定州一蓋天寶末又加多於開元矣

今纔十餘爐歲入十五

萬又積於商賈之室

賈音古

及流入四夷又大歷以前溜

青太原魏博貿易雜用鉛鐵嶺南雜用金銀丹砂象齒

今一用錢如此則錢焉得不重物焉得不輕

馬於虔翻

今宜

使天下輸稅課者皆用穀帛廣鑄錢而禁滯積

積子賜翻

及

出塞者

錢出邊關則流入於夷狄

則錢日滋矣朝廷從之始令兩稅

皆輸布絲纊獨鹽酒課用錢 冬十月丙寅以鹽鐵轉

運使刑部尚書王播為中書侍郎同平章事使職如故

播為相專以承迎為事未嘗言國家安危 以裴度為

鎮州四面行營都招討使左領軍大將軍杜叔良以善

事權倖得進時幽鎮兵勢方盛諸道兵未敢進上欲功

速成宦官薦叔良以為深州諸道行營節度使

為杜叔良喪師

張本以牛元翼為成德節度使 癸酉命宰相及大臣凡

十七人與吐蕃論訥羅盟于城西遣劉元鼎與訥羅入

吐蕃亦與其宰相以下盟

吐蕃國有大相副相史因亦以宰相書之

乙亥

以沂州刺史王智興為武寧節度副使先是副使皆以

文吏為之

先悉薦翻

上聞智興有勇略欲用之於河北故以

是寵之

為王智興逐其帥崔羣張本

丁丑裴度自將兵出承天軍

故關以討王庭湊

承天軍當在遼州界故關即孃子關也宋朝廢遼州以平城和順二縣為

鎮以并州之樂平平定二縣為平定軍二鎮屬焉以承人軍為寨屬平定縣平定唐之廣陽縣也按沈存中筆

談鎮州通河東有兩路飛狐路在大茂山之西大茂山恒山之岑也自銀冶寨北出倒馬關却自石門子冷水

鋪入鉞形梅回兩寨之間至代州自石晉割地與契丹以大茂山分脊為界此路已不通惟北寨西出承天關

路可至河東然路極峭狹宋白曰
承天軍太原東鄆土門路所衝也

朱克融遣兵寇蔚

州媯州西南至蔚州二百四十里蔚紆勿翻

戊寅王庭湊遣兵寇貝州

已卯易州刺史柳公濟敗幽州兵於白石嶺

敗補邁翻

殺千

餘人 庚辰橫海軍節度使烏重胤奏敗成德兵於饒

陽 辛巳魏博節度使田布將全軍三萬人討王庭湊

屯於南宮之南拔其二柵 翰林學士元稹與知樞密

魏弘簡深相結求為宰相由是有寵於上每事咨訪焉

元稹交結大閹變其素守
憲宗之過也稹止忍翻

稹無怨於裴度但以度先達

重望恐其復有功大用

復扶又翻

妨已進取故度所奏畫軍

事多與弘簡從中沮壞之度乃上表極陳其朋比姦蠹

之狀

沮在呂翻壞音怪比毗至翻

以為逆豎備亂震驚山東

逆豎指王庭湊

等姦臣作朋撓敗國政

姦臣指元稹等撓奴教翻敗補邁翻屈也

陛下欲掃

蕩幽鎮先宜肅清朝廷何者為患有大小議事有先後

河朔逆賊祗亂山東禁闡奸臣必亂天下是則河朔患

小禁闡患大小者臣與諸將必能翦滅大者非陛下覺

悟制斷無以驅除

斷丁亂翻

今文武百寮中外萬品有心者

無不憤忿

憤懣也
忿怒也

有口者無不咨嗟直以獎用方深不

敢抵觸恐事未行而禍已及不為國計且為身謀臣自

兵興以來所陳章䟽事皆要切所奉書詔多有參差

參楚

簪翻差楚宜翻
參差不齊也

蒙陛下委付之意不輕遭奸臣抑損之

事不少臣素與佞倖亦無讐嫌正以臣前請乘傳詣闕

面陳軍事

傳林戀翻乘
傳乘驛馬也

姦臣最所畏憚恐臣發其過百

計止臣臣又請與諸軍齊進隨便攻討姦臣恐臣或有

成功曲加阻礙逗遛日時進退皆受羈牽

羈馬絡頭也
牽牛絢也諭

以牛馬動
為人所制

意見悉遭蔽塞

塞悉則翻

但欲令臣失所使臣無

成則天下理亂山東勝負悉不顧矣為臣事君一至于

此若朝中姦臣盡去則河朔逆賊不討自平若朝中姦

臣尚存則逆賊縱平無益陛下儻未信臣言乞出臣表

使百官集議彼不受責臣當伏辜表三上

上時掌翻

上雖不

悅以度大臣不得已癸未以弘簡為弓箭庫使稹為工

部侍郎稹雖解翰林恩遇如故

為相稹及于方張本

宿州刺史

李直臣坐贓當死宦官受其賂為之請

為于偽翻

御史中丞

牛僧孺固請誅之上曰直臣有才可惜僧孺對曰彼不才者無過溫衣飽食以足妻子安足慮本設法令所以擣制有才之人安祿山朱泚皆才過於人法不能制者也上從之橫海節度使烏重胤將全軍救深州

時王庭湊

圍牛元翼於深州

諸軍倚重胤獨當幽鎮東南

橫海當鎮州之東幽州之南

重胤宿將知賊未可破按兵觀釁上怒以杜叔良為橫海節度使徙重胤為山南西道節度使靈武節度使

李進誠奏敗吐蕃三千騎於大石山下

敗補邁翻大石山在魯州東南

魯州六胡州之一也
在靈夏西河曲之地

十一月辛酉淄青節度使薛平

奏突將馬廷峯作亂伏誅

音翻 峯魚

時幽鎮兵攻棣州平遣

大將李叔佐將兵救之刺史王稷供饋稍薄軍士怨怒

宵潰推廷峯為主行且收兵至七千餘人徑逼青州城

中兵少不敵平悉發府庫及家財召募得精兵二千人

逆戰大破之斬廷峯其黨死者數千人

考異曰河南記曰韓國公之

節制青州也長慶元年詔徵數道兵馬且問罪於常山
平盧發二千餘人駐于無棣臨當回戈青州所駐兵部
內隊長有馬士端者殺其首領遂驅所部士卒兼招召
迫脅比到博昌已萬餘人便謀入青州有日矣韓公聞

之便議除討大將等進計曰彼賊者兇頑一卒無經遠之謀可令給以尚書已赴闕庭三軍將吏皆延頸以待留後賊必信之懈然無備可伏甲而虜之韓公大然其策於是賊心不復疑貳翌日引兵而來遂於城北三十餘里三面伏兵賊衆果陷於我圍信旗一麾步騎雲合賊衆驚擾不知所為悉皆降伏遂令投戈釋甲驅入青州矯令還家待以不死遂條其數目明立簿書三千二千各屯一處霜刀齊發蟻衆湯消二萬餘人同命一日賊帥馬士端潰圍奔走尋於鄒平渡口追獲磔於城北於是具列其狀以上聞旋除左僕射據實錄作馬廷奎舊傳作馬狼兒河南記作馬士端今名從實錄事從舊傳明年二月平加僕射舊傳云封魏國公河南記作韓公恐

橫海節度使杜叔良將諸道兵與鎮人戰遇敵

輒北鎮人知其無勇常先犯之十二月庚午監軍謝良

通奏叔良大敗於博野

博野漢涿郡蠡吾縣之地後漢分置博陵縣後魏改為博野唐

屬深州宋為永寧軍治所宋白曰

雍熙四年於博野縣置寧邊軍 失亡七千餘人叔良

脫身還營喪其旌節

喪息浪翻

丁丑義武節度使陳楚奏

敗朱克融兵於望都及北平

望都漢縣屬中山郡張晏曰都山在縣南堯母慶都

所居堯山在縣北登堯山望見都山故以望都為名北齊併望都入北平唐武德四年復置望都縣屬定州九

域志縣在州東北六十里北平亦漢古縣唐屬定州九域志在州北九十里宋白曰定州北平縣漢曲逆縣地

後漢改蒲陰後魏孝昌中於今縣東北二十里置北平郡於北平城唐為北平縣按漢志北平縣屬中山國敗

補邁翻

斬獲萬餘人

戊寅以鳳翔節度使李光顏為忠

武節度使兼深州行營節度使代杜叔良 自憲宗征

伐四方國用已虛上即位賞賜左右及宿衛諸軍無節

及幽鎮用兵久無功府藏空竭勢不能支

藏徂浪翻支持也當也

執政乃議王庭湊殺田弘正而朱克融全張弘靖罪有

重輕請赦克融專討庭湊上從之乙酉以朱克融為平

盧節度使

平盧當作盧龍

戊子義武奏破莫州清源等三柵

斬獲千餘人

柵側革翻

二年春正月丁酉幽州兵陷弓高先是弓高守備甚嚴

弓高縣宋朝為永靜軍地先悉薦翻

有中使夜至守將不內旦乃得入中

使大詬怒

詬許候翻又古侯翻

賊諜知之

諜達協翻

他日偽遣人為中

使投夜至城下守將遽內之賊眾隨之遂陷弓高

史言唐宦

者陵轅守禦捍敵之臣使之失守

又圍下博中書舍人白居易上言以

為自幽鎮逆命朝廷徵諸道兵計十七八萬

考異曰白集作七

八十萬計無此數恐是十七八萬誤耳

四面攻圍已踰半年王師無功賊

勢猶盛弓高既陷糧道不通下博深州飢窮日急

深州西南

皆逼於王庭湊惟恃弓高以通橫海之餽弓高既陷糧道遂梗九域志弓高東至滄州一百二十里西北至深

州二百里蓋由節將太衆其心不齊莫肯率先遁相顧望又

朝廷賞罰近日不行未立功者或已拜官已敗衄者不

聞得罪

衄女六翻

既無懲勸以至遷延若不改張

改張猶更張也董仲

舒曰譬如琴瑟不調必改絃而更張之乃可鼓也

必無所望請令李光顏將諸

道勁兵約三四萬人從東速進開弓高糧路解深邢重

圍

深邢當作深州重直龍翻

與元翼合勢令裴度將太原全軍兼招

討舊職西面壓境

壓鎮州之境

觀釁而動若乘虛得便即令

同力翦除若戰勝賊窮亦許受降納款

降戶江翻

如此則夾

攻以分其力招諭以動其心必未及誅夷自生變故

謂賊

之麾下將有誅逆而效順者

又請詔光顏選諸道兵精銳者留之其

餘不可用者悉遣歸本道自守土疆蓋兵多而不精豈

唯虛費衣糧兼恐撓敗軍陳故也

撓奴巧翻敗補今既邁翻陳讀曰陣

祇留東西二帥

謂令裴度居西李光顏居東

請各置都監一人諸道

監軍一時停罷如此則衆齊令一必有成功又朝廷本

用田布令報父讐

令報王庭湊殺弘正之讐

今領全師出界供給度

支言仰供給於度支數月已來都不進討非田布固欲如此抑

有其由聞魏博一軍屢經優賞

自田弘正舉魏博一軍歸朝其後代恒平蔡平

鄆朝廷犒賞優厚

兵驕將富莫肯為用况其軍一月之費計實

錢二十八萬緡若更遷延將何供給此尤宜早令退軍

者也若兩道止共留兵六萬所費無多

兩道謂河東橫海

既易

支持

易以政翻

自然豐足今事宜日急其間變故遠不可知

苟兵數不抽軍費不減食既不足衆何以安不安之中

何事不有况有司迫於供軍百端斂率不許即用度交

闕盡許則人心無謬

指言將有建中之禍而微其辭謬落蕭翻無謬賴也

自古安

危皆繫於此伏乞聖慮察而念之疏奏不省

白居易之論事李絳

之流亞歟顧憲穆有用不用耳省悉景翻

已亥度支饋滄州糧車六百乘至

下博盡為成德軍所掠時諸軍匱乏供軍院所運衣糧

往往不得至院

此時供軍院置於行營者謂之北供軍院度支自南供軍院運以給之乘繩證

翻

在塗為諸軍邀奪其懸軍深入者皆凍餒無所得初

田布從其父弘正在魏善視牙將史憲誠屢稱薦至右職及為節度使遂寄以腹心以為先鋒兵馬使軍中精銳悉以委之憲誠之先奚人也世為魏將魏與幽鎮本

相表裏及幽鎮叛魏人固搖心布以魏兵討鎮軍於南

宮上屢遣中使督戰而將士驕惰無關志又屬大雪屬之

欲度支饋運不繼布發六州租賦以供軍魏博貝衛澶相六州也

將士不悅曰故事軍出境皆給朝廷言仰給於朝廷也今尚書

刮六州肌肉以奉軍雖尚書瘠已肥國六州之人何罪

乎憲誠陰蓄異志因衆心不悅離間鼓扇之以衆情論火火本有

熾烈之性鼓鞀以吹之搖扇以扇之則愈熾烈矣問古蒐翻會有詔分魏博軍與李

光顏使救深州庚子布軍大潰多歸憲誠布獨與中軍

八千人還魏壬寅至魏州癸卯布復召諸將議出兵

復扶

又諸將益偃蹇曰尚書能行河朔舊事則死生以之

謂行

田承嗣李寶臣之事也

若使復戰則不能也布無如之何歎曰功

不成矣即日作遺表具其狀略曰臣觀衆意終負國恩

臣既無功敗忘即死

即就也

伏願陛下速救光顏元翼不

然者忠臣義士皆為河朔屠害矣奉表號哭

號戶

拜授

幕僚李石乃入啟父靈

孝子之喪其親也設几筵朝夕具盥洗上飲食事之如生俗謂

之靈筵抽刀而言曰上以謝君父下以示三軍遂刺心而

死刺七亦翻憲誠聞布已死乃諭其衆遵河北故事衆悅擁

憲誠還魏奉為留後戊申魏州奏布自殺己酉以憲誠

為魏博節度使憲誠雖喜得旄鉞外奉朝廷然內實與

幽鎮連結庚戌以德州刺史王日簡為橫海節度使

日簡本成德牙將也壬子貶杜叔良為歸州刺史王庭

湊圍牛元翼於深州官軍三面救之裴度以河東軍臨其西李光顏以橫

海諸軍營其東陳楚以易皆以乏糧不能進雖李光顏

亦閉壁自守而已軍士自采薪芻日給不過陳米一勺

陳舊也經年之米為陳米勺職略翻又時灼翻周禮梓人為飲器勺一升按一升之勺乃飲器也非以量米凡量十勺為合十合為升十升為斗以量言之則一人日給一勺之陳米有餒死而已作史者蓋極言其匱乏猶武成血流漂杵之語深州圍益急朝廷不得已二月甲子以庭湊

為成德節度使軍中將士官爵皆復其舊以兵部侍郎

韓愈為宣慰使上之初即位也兩河略定蕭俛段文昌

以為天下已太平漸宜消兵請密詔天下軍鎮有兵處

每歲百人之中限八人逃死

或以逃或以死除其籍俛音免

上方荒宴

不以國事為意遂可其奏軍士落籍者眾皆聚山澤為

盜及朱克融王庭湊作亂一呼而亡卒皆集

呼火故翻

詔徵

諸道兵討之諸道兵既少

少詩治翻

皆臨時召募烏合之衆

又諸節度既有監軍其領偏軍者亦置中使監陳

監古銜翻

陳讀曰陣

主將不得專號令戰小勝則飛驛奏捷自以為功

不勝則迫脅主將以罪歸之悉擇軍中驍勇以自衛遣

羸懦者就戰故每戰多敗又凡用兵舉動皆自禁中授

以方略朝令夕改不知所從不度可否

度徒洛翻

惟督令速

戰中使道路如織驛馬不足掠行人馬以繼之人不敢

由驛路行

取間道而行由驛路則馬為所掠故也

故雖以諸道十五萬之

衆裴度元臣宿望烏重脣李光顏皆當時名將討幽鎮

萬餘之衆屯守踰年竟無成功財竭力盡崔植杜元穎

為相皆庸才無遠略史憲誠既逼殺田布朝廷不能討

遂并朱克融王庭湊以節授之由是再失河朔迄于唐

亡不能復取

史極言唐再失河朔之由若以三叛得節之時言之須有先後復扶又翻

朱克

融既得旌節乃出張弘靖及盧士攻

去年七月朱克融因張弘靖八月囚

盧士

攻丙寅以牛元翼為山南東道節度使以左神策行

營樂壽鎮兵馬使清河傅良弼為沂州刺史

樂壽鎮即置於深州

樂壽縣樂音洛

以瀛州博野鎮遏使李蒙為忻州刺史良弼蒙

所成在幽鎮之間朱克融王庭湊互加誘脅良弼蒙不

從各以其衆堅壁賊竟不能取故賞之

誘音酉

丙子賜

橫海節度使王日簡姓名為李全略

辛巳中書侍郎

同平章事崔植罷為刑部尚書以工部侍郎元稹同平

章事

考異曰實錄以御史中丞牛僧孺為戶部侍郎翰林學士李德裕為御史中丞舊李德裕傳元和

初用兵伐叛始於杜黃裳誅蜀吉甫經畫欲定兩河方欲出師而卒繼之元衡裴度而韋貫之李逢吉沮議深

以用兵為非而韋李相次罷相故逢吉常怒吉甫裴度而德裕於元和時久之不調逢吉僧孺宗閔以私怨恒排擯之時德裕與李紳元稹俱在翰林以學識才名相類情頗款密逢吉之黨深惡之其月自學士出為御史中丞按德裕元和中數歷清要非為不調此際元稹入相逢吉在淮南豈能排擯德裕盖出於德裕黨人之語耳今不取

癸未加李光顏橫海節度滄景觀察使其忠武

深州行營節度如故以橫海節度使李全略為德棣節

度使時朝廷以光顏懸軍深入饋運難通故割滄景以

隸之王庭湊雖受旌節不解深州之圍丙戌以知制誥

東陽馮宿為山南東道節度副使權知留後

垂拱二年
分烏傷縣

置東陽縣取舊郡名以名縣也屬婺州九域志在州東一百五十五里

仍遣中使入深州

督牛元翼赴鎮裴度亦與幽鎮書責以太義朱克融即

解圍去王庭湊雖引兵少退猶守之不去元稹怨裴度

欲解其兵柄故勸上雪庭湊而罷兵丁亥以度為司空

東都留守平章事如故

考異曰舊紀傳皆云度守司徒為東都留守實錄此云司徒

後領淮南及拜相皆云司空新書度自檢校司空為守司空東都留守及領淮南乃為司徒蓋實錄此月誤紀

傳遂因之新傳後云司徒亦誤今據實錄除淮南及拜相制書自此至罷相止是守司空舊裴度傳又曰元稹

為相請上罷兵洗雪廷湊克融解深州之圍蓋欲罷度兵柄故也按此月甲子雪廷湊辛巳稹為相蓋稹未為

相時勸諫官爭上言時未偃兵度有將相全才不宜置上也

之散地

散蘇但翻

上乃命度入朝然後赴東都以靈武節度

使李聽為河東節度使初聽為羽林將軍有良馬上為

太子遣左右諷求之聽以職總親軍不敢獻及河東缺

帥

帥所類翻

上曰李聽不與朕馬是必可任遂用之昭義

監軍劉承偕恃恩

憲宗之崩也劉承偕預有援立穆宗之功故恃恩

陵轢節度

使劉悟

轢郎狄翻

數衆辱之

數所角翻衆辱者於衆中慢辱之也

又縱其下亂

法陰與磁州刺史張汶謀縛悟送闕下以汶代之悟知

之諷其軍士作亂殺汶圍承偕欲殺之

汶音問

幕僚賈直

言入責悟曰公所為如是欲効李司空邪此軍中安知

無如公者

李師道為司空賈直言舊僚屬也故猶稱其官言李師道悖逆劉悟剋戈取師道而得節

鉞今悟効師道所為而取節鉞者使李司空有知得無笑

公於地下乎悟遂謝直言救免承偕囚之府舍

考異曰實錄

監軍劉承偕頗恃恩侵權嘗對衆辱悟又縱其下亂法

悟不能平異日有中使至承偕宴之請悟悟欲往左右

皆曰往必為其困辱矣軍衆因亂悟不止之遂擒承偕殺其二僭欲并害承偕悟救之獲免新劉悟傳曰承偕與都將張問謀縛悟送京師以問代節度事悟知之以兵圍監軍殺小使其屬賈直言質責悟悟即搗兵退匿

承偕囚之新直言傳張問作張汶杜牧上李司徒書亦云其軍大亂殺磁州刺史張汶又云汶既因依承偕謀殺悟自取軍人忌怒遂至大亂蓋軍士圍承偕必出於悟志及奏朝廷則云軍衆所為耳今承偕名從實錄汶名從杜書

初上在東宮聞天下厭苦憲宗用兵故即位務優假將卒以求姑息三月壬辰詔神策六軍使及南牙

常參武官

南牙常參武官十六衛上將軍大將軍將軍也

具由歷功績牒送中

書量加獎擢

由者得官之由歷者所歷職任量音良

其諸道大將久次及

有功者悉奏聞與除官應天下諸軍各委本道據守舊

額不得輒有減省於是商賈胥吏

賈音古

爭賂藩鎮牒補

列將而薦之即升朝籍

朝直遥翻唐末藩鎮列將帶朝銜者著之朝籍

奏章委

積士大夫皆扼腕歎息

腕烏貫翻

武寧節度副使王智興

將軍中精兵三千討幽鎮節度使崔羣忌之奏請即用

智興為節度使不則名詣闕除以它官

不讀日否

事未報智

興亦自疑會有詔赦王庭湊諸道皆罷兵智興引兵先

期入境羣懼遣使迎勞

先悉薦翻勞力到翻

且使軍士釋甲而入

智興不從乙巳引兵直進徐人開門待之智興殺不同

已者十餘人乃入府牙見羣及監軍

見賢遍翻

拜伏曰軍衆

之情不可如何為羣及判官從吏具人馬及治裝

偽翻為于

從才用

翻下

皆素所辦也遣兵衛從羣至埧橋而返

余埧

隴翻

考異曰實錄羣累表請追智興授以它官事未

行詔班師智興帥衆斬關而入舊智興傳亦同舊羣傳

則曰羣以智興早得士心表請因授智興旄鉞寢不

遂

報智興回戈城內皆是父兄間關延入今兼取之

掠鹽鐵院錢帛

埧橋有鹽鐵院

及諸道進奉在汴中者

謂諸道進奉船

在汴河

并商旅之物皆三分取二

史言唐下陵上慢無復紀綱

丙

午加朱克融王庭湊檢校工部尚書上聞其解深州之

圍故褒之然庭湊之兵實猶在深州城下韓愈既行衆

皆危之詔愈至境更觀事勢勿遽入愈曰止君之仁死

臣之義

言止之勿使遽入鎮者君之仁不畏死而徑往致命者臣之義也

遂往至鎮庭

湊拔刀弦弓以逆之及館甲士羅於庭庭湊言曰所以

紛紛者乃此曹所為非庭湊心愈厲聲曰天子以尚書

有將帥材故賜之節鉞不知尚書乃不能與健兒語邪

甲士前曰先太師為國擊走朱滔

王武俊贈太師擊走朱滔見二百三十二

卷德宗興元元年為于偽翻

血衣猶在此軍何負朝廷乃以為賊乎

愈曰汝曹尚能記先太師則善矣夫逆順之為禍福豈

遠邪自祿山思明以來至元濟師道其子孫有今尚存

仕宦者乎田令公以魏博歸朝廷子孫雖在孩提皆為

美官

田弘正之徙成德也進兼中書令子孫為美官見上卷憲宗元和十四年

王承元以此

軍歸朝廷弱冠為節度使

見上卷元和十五年冠古玩翻

劉悟李祐今

皆為節度使汝曹亦聞之乎庭湊恐衆心動麾之使出

恐其衆聞愈言而心謂愈曰侍郎來

韓愈時為兵部侍郎故稱之

欲

使庭湊何為愈曰神策六軍之將如牛元翼者不少

詩少

治但朝廷顧大體不可弃之耳尚書何為圍之不置庭

湊曰即當出之因與愈宴禮而歸之未幾牛元翼將十

騎突圍出

幾居
豈翻

深州大將臧平等舉城降庭湊責其父

堅守殺平等將吏百八十餘人戊申裴度至長安見

上謝討賊無功先是上詔劉悟送劉承偕詣京師悟託

以軍情不時奉詔上問度宜如何處置

處昌呂
翻下同

度對曰

承偕在昭義驕縱不法臣盡知之悟在行營

謂討王承
宗在行營

時與臣書具論其事時有中使趙弘亮在軍中持悟書

去云欲自奏之不知嘗奏不

奏不讀
曰否

上曰朕殊不知也

且悟大臣何不自奏對曰悟武臣不知事體然今事狀

籍籍如此

顏師古曰籍籍猶紛紛也

臣等面論陛下猶不能決况悟

當日單辭豈能動聖聽哉

單辭一人之言

上曰前事勿論直言

此時如何處置對曰陛下必欲收天下心止應下半紙

詔書具陳承偕驕縱之罪令悟集將士斬之則藩鎮之

臣孰不思為陛下效死

為于偽翻

非獨悟也上俛首良久曰

俛音免朕不惜承偕然太后以為養子今茲囚繫太后尚

未知之况殺之乎卿更思其次度乃與王播等奏請流

承偕於遠州必得出

言既明底其罪則悟必釋承偕

上從之後月餘悟

乃釋承偕

李光顏所將兵聞當留滄景皆大呼西走

呼火故翻西走欲歸許州

光顏不能制因驚懼成疾已酉上表固辭

橫海節乞歸許州許之

李光顏本忠武軍治所考異曰舊光顏傳

曰光顏以朝廷制置垂方賊帥連結未可朝夕平定事若差跌即前功盡弃乃懇辭兼鎮尋以疾作表祈歸鎮朝廷果以討賊無功而赦庭湊今從實錄壬子以裴度為淮南節度使餘

如故

餘官如故也

加劉悟檢校司徒餘如故自是悟浸驕

欲效河北三鎮

魏鎮幽為河北三鎮

招聚不逞

不逞者欲為非而不得逞志者也

章表多不遜

裴度之討幽鎮也回鶻請以兵從

從才用翻

朝議以為不可遣中使止之回鶻遣其臣李義節將三千人已至豐州北却之不從詔發繒帛七萬匹以賜之

甲寅始還

還音旋又如字

王智興遣輕兵二千襲濠州丙辰

刺史侯弘度弃城奔壽州言事者皆謂裴度不宜出

外上亦自重之戊午制留度輔政以中書侍郎同平章

事王播同平章事代度鎮淮南仍兼諸道鹽鐵轉運使

李寰帥其衆三千出博野

帥讀曰率

王庭湊遣兵追之寰

與戰殺三百餘人庭湊兵乃還餘衆二千猶固守博野
朝廷以新罷兵力不能討徐州已未以王智興為武
寧節度使復以德棣節度使李全略為橫海節度使

李光顏既還許州
故全略復鎮橫海

夏四月丁酉朔日有食之甲戌

以傅良弼李寰為神策都知兵馬使戶部侍郎判度

支張平叔上言官自糴鹽糴它可以獲利一倍又請令

所由將鹽就村糴易所由綰掌官物之吏也事
必經由其手故謂之所由又乞令

宰相領鹽鐵使又請以糴鹽多少為刺史縣令殿最丁殿

練又乞檢責所在實戶據口團保團保者團結戶口使之互相保識給

一年鹽使其四季輸價又行此策後富商大賈或行財

賄邀截喧訴其為首者所在杖殺連狀人皆杖脊連狀人謂

連名告狀者也詔百官議其可否兵部侍郎韓愈上言以為城

郭之外少有見錢少詩紹翻見糴鹽當屬上句多用雜物質

易鹽商則無物不取或賒貸徐還需物而緩取直曰賒貸借也用此

取濟兩得利便今令吏人坐鋪自糴列物而需之謂非之鋪鋪普故翻非

得見錢必不敢受如此貧者無從得鹽自然坐失常課

如何更有倍利又若令人吏將鹽家至而戶糶必索百

姓供應

索山客翻供應言各供其物以應官吏所須也

騷擾極多又刺史縣令

職在分憂

人君憂民有不得其生者故置守令以撫字之是其職在分憂也

豈可惟以

鹽利多少為之升黜不復考其理行

復扶又翻理行猶言治行也行戶孟

翻

又貧家食鹽至少或有淡食動經旬月若據戶給鹽

依時徵價官吏畏罪必用威刑臣恐因此所在不安此

尤不可之大者也中書舍人韋處厚議以為宰相處論

道之地

處昌呂翻書曰三公論道經邦

雜以鹺務

鹺才何翻記曲實非禮曰鹽曰鹺

所宜實參皇甫鏞皆以錢穀為相名利難兼卒蹈禍敗

實參事見德宗紀皇甫鏞事見憲宗紀卒子恤翻

又欲以重法禁人喧訴謂為首告

訴者杖殺連名者杖脊也

夫強人之所不能事必不立

強其兩翻

禁人之

所必犯法必不行矣事遂寢

考異曰實錄因三月壬寅平叔遷戶部侍郎事遂

言變鹽法及處厚駁議按韓愈時奉使鎮州猶未還又壬寅三月十一日愈論鹽法狀云奉今月九日敕不知

其何月也今附於四月之末

平叔又奏徵逋年逋欠江州刺史李渤

上言度支徵當州貞元二年逃戶所欠錢四千餘緡當

州今歲旱灾田損什九

刺史自以所守州為當州

陛下奈何於大旱

中徵三十六年前逋負詔悉免之 邕州人不樂屬容

管

廢邕管入容管見上卷
元和十五年樂音洛

刺史李元宗以吏人狀授御

史使奏之容管經略使嚴公素聞之遣吏按元宗擅以

羅陽縣歸蠻酋黃少度

羅陽當在西原羈縻縣也蓋裴
行立攻黃洞時得之而元宗擅

以歸之也
酋慈由翻

五月壬寅元宗將兵百人并州印奔黃洞

王庭湊之圍牛元翼也和王傳于方欲以奇策干進

和王

綺順
宗子

言於元稹請遣客王昭于友明

考異曰實錄作
于友明後作于啟

明舊元稹傳作王友明
今從實錄之初及新書

間說賊黨使出元翼

問古莧翻
說式芮翻

仍賂兵吏部令史偽出告身二十通

文官告身賂吏部令史偽為之武官

告身賂兵部令史偽為之令以便宜給賜稹皆然之

元稹方圖進取而先與兵吏部

令史為偽曾是以為相業乎

有李賞者知其謀乃告裴度云方為稹

結心刺度

為于偽翻

度隱而不發賞詣左神策告其事

異曰考

舊裴度傳曰初度與李逢吉素不協度自太原入朝而惡度者以逢吉善於陰計足能構度乃自襄陽召逢吉入朝為兵部尚書度既復知政事而魏弘簡劉承偁之黨在禁中逢吉用族子仲言之謀因鑒人鄭注與中尉王守澄交結內官皆為之助五月左神策軍奏告事人李賞稱于方受元稹所使結容欲刺裴度按惡度者不過元稹與宦官彼欲害度其術甚多何必召逢吉人如所謀則稹當獲罪非所以害度也又逢吉若使李賞告

之下御史按鞠賞急必連引逢吉非所以自謀也蓋賞自告耳非逢吉教令也

丁巳詔左僕射

韓臯等鞠之

戊午幽州節度使朱克融進馬萬匹羊

十萬口而表云先請其直充犒賞

史言朱克融玩弄朝廷

三司

按于方刺裴度事皆無驗六月甲子度及元稹皆罷相

度為右僕射稹為同州刺史以兵部尚書李逢吉為門

下侍郎同平章事

党項寇靈州渭北掠官馬

先寇靈州遂及

渭北也

諫官上言裴度無罪不當免相元稹與于方為

邪謀責之太輕上不得已壬申削稹長春宮使

長春宮在同州

元稹以出刺
兼使今削之

吐蕃寇靈武

庚辰鹽州奏党項都督

拔跋萬誠請降

党底朗翻拔跋當
作拓跋降戶江翻

壬午吐蕃寇鹽州

戊子復置邕管經略使

復扶
又翻

初張弘靖為宣武節

度使

弘靖代韓弘見上卷
憲宗元和十四年

屢賞以悅軍士府庫虛竭李

愿繼之性奢侈賞勞既薄於弘靖時

勞力
到翻

又峻威刑軍

士不悅愿以其妻弟竇瑗典宿直兵瑗驕貪軍中惡之

惡鳥
路翻

牙將李臣則等作亂秋七月壬辰夜即帳中斬瑗

頭因大呼

呼火
故翻

府中響應愿與一子踰城奔鄭州

汴州
西至

鄭州一百五十里 亂兵殺其妻推都押牙李芥為留後

齊古拜翻考

異曰實錄

戊戌汴州監軍使奏六月四日夜軍亂節度

使李愿踰城以遁新紀亦云六月癸亥李芥反逐李愿

按李愿若以六月四日夜被逐不應至此月十日方奏

到疑實錄十字誤為六舊紀止用此奏到日今從愿傳

七月四日

丙申宋王結薨

結順宗子

戊戌宣武監軍奏軍亂

庚子李芥自奏已權知留後

乙巳詔三省官與宰相

議汴州事

三省官自遺補舍人丞郎以上

皆以為宜如河北故事授李

芥節李逢吉曰河北之事蓋非獲已今若并汴州弃之

則是江淮以南皆非國家有也杜元穎張平叔爭之曰

奈何惜數尺之節不愛一方之死乎議未決會宋毫頴

三州各上奏請別命帥

三州皆宣武屬帥所類翻

巡大喜以逢吉

議為然遣中使詣三州宣慰逢吉因請以將軍徵芥入

朝以義成節度使韓充鎮宣武充弘之弟素寬厚得衆

心

韓弘鎮宣武二十餘年將士懷之其弟又以寬厚得衆故逢吉請以代芥

脫芥旅拒則命

徐許兩軍攻其左右而滑軍感其北

徐帥王智興許帥李光顏

充必

得入矣上皆從之丙午貶李愿為隨州刺史

隨州古隨國漢為隨

縣江左為隨郡西魏置隨州京師東南一千三百八十八里

以韓充為宣武節度兼

義成節度使徵李宥為右金吾將軍宥不奉詔宋州刺

史高承簡斬其使者宥遣兵二千攻之陷寧陵襄邑

宋州

西至汴州二百八十五里寧陵州西四十五里襄邑州西微北

宋州有三城賊已陷其

南城承簡保北二城與賊十餘戰癸丑忠武節度使李

光顏將兵二萬五千討李宥屯尉氏

尉氏在汴州西南許州東北

兗

海節度使曹華聞宥作亂不俟詔即發兵討之宥遣兵

三千人攻宋州適至城下丙辰華逆擊破之丁巳李光

顏敗宣武兵於尉氏

敗補邁翻下同

斬獲二千餘人八月辛酉

大理卿劉元鼎自吐蕃還

元鼎去年使吐蕃

甲子韓充入汴

境軍于千塔

千塔當在汴州北

武寧節度使王智興與高承簡

共破宣武兵斬首千餘級餘衆遁去壬申韓充敗宣武

兵於郭橋

九域志汴州祥符縣有郭橋鎮

斬首千餘級進軍萬勝

九域志汴

州中牟縣有萬勝鎮

初李弁既為留後以都知兵馬使李質為腹

心及弁除將軍不奉詔質屢諫不聽會弁疽發於首遣

李臣則等將兵拒李光顏於尉氏既而官軍四集兵屢

敗弁疾甚悉以軍事屬李質

屬之欲翻

臥於家丙子質與監

軍姚文壽擒宥殺之詐為宥牒追臣則等至皆斬之執

宥四子送京師韓充未至質權知軍務時牙兵三千人

日給酒食物力不能支質曰若韓公始至而罷之則人

情大去矣不可留此弊以遺吾帥

遺唯季翻
帥所類翻

即命罷給

而後迎充丁丑充入汴癸未以韓充專為宣武節度使

以曹華為義成節度使高承簡為兗海沂密節度使加

李光顏兼侍中以李質為右金吾將軍韓充既視事人

心粗定乃密籍軍中為惡者千餘人一朝并父母妻子

悉逐之曰敢少留境內者斬於是軍政大治

除亂而去其根則亂

無從生矣治直吏翻

九月戊子朔浙西觀察使京兆實易直

易

鼓翻奏大將王國清作亂伏誅初易直聞汴州亂而懼欲

散金帛以賞軍士或曰賞之無名恐益生疑乃止而外

已有知之者故國清作亂易直討擒之并殺其黨二百

餘人

考異曰舊易直傳曰時江淮旱水淺轉運司錢帛委積不能漕國清指以為賞激諷州兵謀亂先

事有告者乃收國清下獄其黨數千人大呼入獄中篡取國清而出之因欲大剽易直登樓謂將吏曰能誅為亂者每獲一人賞千萬衆喜倒戈擊亂黨擒國清等三百餘人皆斬之今從實錄

德州刺史

王稷承父鍰餘貲家富厚橫海節度使李景略利其財

李景略當作李全略

丙申密教軍士殺稷屠其家納其女為妾以

軍亂聞

象有齒而焚其身賄也王鍰僅能免其身而禍鍾其子君子是以知守富之難

朝廷

之討李亦也遣司門郎中韋文恪宣慰魏博史憲誠表

請授亦旌節又於黎陽築馬頭為度河之勢

附河岸築土植木夾

之至水次以便兵馬入船謂之馬頭

見文恪辭禮倨慢及聞亦死辭禮頓

恭曰憲誠胡人譬如狗雖被捶擊終不離主耳

捶比藥翻離力

智翻冬十一月庚午皇太后幸華清宮辛未上自複道

幸華清宮遂畋于驪山即日還宮太后數日乃返 丙

子集王緡薨

緡順宗子

庚辰上與宦者擊毬於禁中有宦

者墜馬上驚因得風疾不能履地自是不聞上起居

宰相屢乞入見不報裴度三上疏請立太子且請入見

見賢通翻

十二月辛卯上見羣臣於紫宸殿御大繩牀

程大昌演

繁露曰

今之交牀制本自虜來始名胡牀隋以識有胡

改名交牀唐穆宗於紫宸殿御大繩牀見羣臣則又名

繩牀矣余按交牀繩牀今人家有之然二物也交牀以

木交午為足足前後皆施橫木平其底使錯之地而安

足之上端其前後亦施橫木而平其上橫木列竅以穿

繩條使之可坐足交午處復為圓穿貫之以鐵斂之可

挾放之可坐以其足交故曰交牀繩牀以板為之入坐其上其廣前可容膝後有靠背左右有托手可以閣臂其下四

悉去左右衛官

去羌呂翻

獨宦者十餘人侍側人情

稍安李逢吉進言景王已長請立為太子裴度請速下

詔副天下望既而兩省官亦繼有請立太子者癸巳詔

立景王湛為皇太子

考異曰劉軻牛羊日厯曰穆宗不愈宰臣議立敬宗為皇太子時

牛僧孺獨懷異圖欲立諸子僧孺乃昌言於朝曰梁守謙王守澄將不利於上又使楊虞卿漢公輩宣言于外曰王守澄欲謀廢立又令其徒於街衢門牆上施榜每於穆宗行幸處路傍或苑內草間削白而書之冀謀大亂其允險如此此出于朋黨之言不足信也

上疾浸瘳

是歲初行宣明厯

憲宗即位司天徐昂上新厯曰觀象起元和二年用之
然無節章之數至於發斂啟閉之候循用舊法測驗不
合上立以累世續緒必更厯紀乃詔日官改撰厯名曰
宣明其氣朔發斂日躔月離皆因大衍舊術晷漏交會
則稍增損之

資治通鑑卷二百四十二